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姓氏目錄

卷十二
王太岳　周於智　汪沆　邵齊燾　姚範　彭坊
卷十三
王尊楠　陳黃中　郭焌　顧我鈞　祝華鼎　沈瑨
卷十四
金農　錢維城　莊存與　蔣元益　方熊　王曾祥
吳璟侯
卷十五
范泰恆　邵齊熊　趙一清　涂瑞　張增　韓錫胙
卷十六
翟源洙
卷十七
宋珪　林明倫　陳道　馬咸　盛大謨
卷十八
朱仙琇　李中簡　曹學詩

卷三十一
謝啟昆 史承豫 檀萃 程嗣立 吳玉綸 彭紹升
卷三十二
陶元藻 李文藻 余廷燦 崔述 倪賜 錢大昭
袁穀芳
卷三十三
金學詩 鄒方鍔 王鳴韶 錢維喬 張九鉞
卷三十四
胡奕勳 嚴長明 汪縉 沈初 程詠參 龔謙培
施朝幹 徐志鼎
卷三十五
彭績 吳翌鳳 毛嶽傳 吳省欽 羅天閶
卷三十六
李集 李榮陛 江聲 潘相 翟森 姚鼐
蘇去疾 徐書受

卷三十七

羅有高　張郝元　王佩蘭　韓是升　張世法　樂　鈞

閻循觀　余　集　彭　孚

卷三十八

尹壯圖　褚　華　費朝琮　洪　榜　沈赤然　莊　炘

牟願相　潘亦雋　張　鉛　程瑤田

卷三十九

李文淵　邵晉涵　程晉芳　林樹蕃　張星聚　梁玉繩

魯仕驥

卷四十

龔景瀚　洪　朴　尤世楠　仇巨川　錢　灃　孔繼涵

汪志伊　吳　騫

卷四十一

劉台拱　馮　偉　楊復吉　錢　馥　吳　俊　李　翮

秦　瀛　呂星垣

卷四十七

吳蔚光　張潤貞　王宗炎　趙懷玉

卷四十八

陳從湖　陸　芝　汪學金　萬承風　屈為舜　丁　杰

王元文　陳廷慶　武　億　王友亮　單　鉊

卷四十九

戚學標　周廣業　惲　敬

卷五十

孫雲桂　李苻清　翟繩祖　戴大昌　李鑾曾　王　灼

徐鏻慶　孫星衍　汪彥博

卷五十一

錢梓林　柯振嶽　張　琦　沈叔埏　顧王霖　朱秉鑑

卷五十二

王芑孫　高澍然　舒　位　張士元　汪廷珍　劉鳳誥

張經田

國學扶輪社印

張鐵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一

勞孝輿 字孝于號阮齋廣東南海人雍正乙卯拔貢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官貴州鎮遠縣知縣有阮齋文鈔

用說

茅星來

夫人一身之中未有無所用者也。目用以視。耳用以聽。手足用以持以行。四體備然後人以成焉。若瞽則目無用矣。聾則耳無用矣。四體之中有一之無用則謂之不成人。況無一之有用者乎。牛以耕為用。而古人用之以耕。馬以乘為用。而古人用之以乘。犬或以守為用。或以獵為用。而古人用之以守以獵。夫牛馬與犬未嘗自言所用也。又不知自見所用也。而人又烏乎知其所用而用之也哉。然而古人已有以知之而用之矣。然則又何患人之不見用哉。亦患己之無可用耳。不以無可用為患。而以不見用為患。此其所以無可用也。夫人未有無可用者也。農以養人為用。百工以贍器用為用。商賈以通貨賄為用。嬪婦以化治絲枲為用。閒民無常職者亦得以轉移執事為用。就是人而有一無所用者哉。就是士為四民之首而可一無所用者哉。其全德通材。無所用而不可。是固難矣。若隨其質之所近。使成其材以為用於天下。夫豈不可者。如不得志。則斟酌古今以待將來。不有用於今。必有用於後。用於今者。其用有窮。而用於後者。其用無窮也。而今之號為士者。惟是手時文一編。以苟且僥倖於科第。幸而如所望也。猶可竊一官半職以誇耀庸夫愚婦之耳目。其不能者。則窮

愁沒世碌碌焉一無所自見於是彼一二稍稍有識之士輒薄時文為無用而欲舉而廢之夫時文誠無用之物也然必明道理通古今識時勢而後可以為之則無用之中而大用寓焉故自明三四百年來如薛敬軒于廷益王陽明章楓山劉東山王宗貫海剛峰劉念臺黃石齋諸先生皆以時文取科第然及其出而為用於天下國家也隨其所試而皆有以自致亦就其所立而皆可以無愧故足貴焉而今之為時文也何知工拙其能取中於試官者即其工也何論是非其能見取於試官者必其是也於是道理不必明古今不必通時勢不必識惟是欲應會試則讀會試取中之文而已矣欲應鄉試則讀鄉試取中之文而已矣欲應歲科試則讀歲科試取中之文而已矣夫以彼僥倖於一試也亦尚未敢自信其為能也及試文出而家置一編此揣彼摩壹似以謂如是則得而非是則不可以得者於是彼居然自以為必得之技而居之不疑矣是則彼之為文亦苟且僥倖而已而後之摹之者則其苟愈甚焉於是時文誠為無用之物而欲舉而廢之不為過矣然而非時文之過而習時文者之過也夫時文之過則當為之廢時文而習時文者之過則當為之慎所習慎之如何曰韓退之有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如是而已矣不暇明道理不暇通古今不暇識時勢此望其速成之病也不問其工拙不問其是非而但就其能見取於試

官者。即以為工且是焉而學之。此誘於勢利之病也。夫彼豈不知學問文章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成者之為學者大患也哉毋亦為勢利所誘不能自立焉以至於此也。如學者欲去其速成之意則必先有千古自命之志。而不為勢利所誘焉然後可也。今夫材木之所以貴於天下也。惟其有用也。豈徒為一枝一葉一花一萼之為觀美焉已乎。顧人第見一枝一葉一花一萼之為觀美也。而翦綵以效之。則是以有用之綵。而翦為無用之枝葉花萼也。則終無所可用而已矣。

說文一首贈立夫

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為詩與文者始矣。古之時無有以詩文為教與學者也。漢時如下帷講誦設絳帳為諸生說經。要不過讀書是務。讀書之功既至。則隨其材質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得之於心。斯應之於手。于是乎信口吟咏而自然合節焉。率臆抒寫。而自然成章焉。其有不能不強使為。苟其聞見廣博。學問淵深。雖無著述要不害其為通儒也。蓋自幼以詩文為教與學者。未嘗有也。此在魏晉後學者猶然。故其時凡所著述。留傳至今者。猶往往以質實勝。而非後世所可及也。自唐以來國家以詩文取士。而學者始專務記覽為詞章。以售有司。父兄以是為教。子弟以是為學。凡其所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而矻矻以窮年者。無非欲以供

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以不必讀書。而工為詩與文者焉。則彼且詡詡然自以為得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賀輩之天才穎異。應口成文。識者猶以為非遠大之器。况乎持不逮之資。而強追力取。僥倖一第以為榮。此宋人閔其苗之不長而助之之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視。而已知其無不槁矣。然而天下但見其長之速也。而于是乎競相慕效。不務實學。惟獵浮華。以苟簡為便利之門。以揣摩為必得之道。白帖徐記。紛紛交作。後之人踵而甚焉。不可紀極。所以痼蔽學者之心胸。塗塞斯人之耳目。所謂教與學者如此。至於上之人之取之也。辨高下於一日之短長。定優劣於一夫之棄取。剽竊字句以相誇耀。不覈底蘊以驗生平。得之者自負為秘巧。失之者輒笑為無能。而天下之人。靡然從風。竭其心思材力。以追逐時好。曲避忌諱。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莫得其所歸也。是故講求所以為詩與文之法者。至唐而加詳。而要之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亦實自唐而積漸使然也。夫溝洫畎澮。為備旱潦也。縱橫深廣。皆有寸尺。其法度可謂精密。然自商鞅開阡陌。其迹蕩焉無存。亦不聞因此遂歲有旱潦患。使民不得耕耨也。然則雖古聖王良法。而苟非出於天地自然之勢。其事且不可以久。何則。以其有所為而為也。有所為而為者。非所謂原泉混混不舍者也。夫為作詩與文而始務讀書。何以異於是。豈若江淮河漢

之不可得而變也。善乎胡宏氏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噫。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著書。其書未有不雜且陋者也。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讀書。其讀未有不雜且陋者也。天理人欲之辨。辨之於此。此豈獨關讀書與夫賦詩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則世之有志於學者。亦惟去其有所爲之意。而後可與語於古。王君立夫故吾鄉篤學好古士也。予素聞其名。未得見。於任邱見之。相聚幾一月。每談輒於日日不足。以燭繼之。蓋言多至不可記。憶王君請予撮其大旨書之。以附古人請贈與處之義。予謝不敢。而重違其請。姑據所見書之如右。亦以相正云爾。雖然。韓文公不云乎。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辛酉。歸安具茨山人茅星來書。

與友人論孟子書

孟子嘗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則孟子宜汲汲焉惟以正君心爲急務也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之。而及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者。適天下皆是也。民之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以謂其病在爲人主者。欲專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以充我府庫者。

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斂急而民失其業。闤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病。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邑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為樂哉。又豈欲去墳墓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聚而為溝中之瘠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孰若此之不亂而離者。為倍可慘也。嗟嗟。滔滔皆是。去將焉往。此邦不穀。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餓殍滿路。其何以堪之。則甚矣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孟子於是不假與之言誠意言正心言修身齊家。而汲汲以用人行政。為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往於養詳而於教略。非略教也。謂民不

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猶斥之。蓋君之心雖甚好利。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襄王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夫為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即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刀而剸於人之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為一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為之臣者。為之畫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為甚也。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為最烈也。夫當時之君。豈誠舉視天下。而必欲竭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為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為吾子孫萬世之業耳。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積聚。為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為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六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議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者。適以斂天下之怨。以為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

哉。漢以後其最號寬大得民心者。推唐與宋明。而宋西北皆鄰強寇。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遇郊賞賚優濫。至致仕官皆給半俸。益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他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之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為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恐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之為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耳。多財何為乎。

國學扶輪社印

孟嘗君論

邱仰文

戰國之世。兵力相尚。諸侯之君。爭思得士。皆致客無數。齊有孟嘗為尤著。論者謂孟嘗門下。皆雞鳴狗盜之士。故不至。是以雞鳴狗盜概三千士也。夫此三千人者。豈無傲儻奇偉。智勇秀拔之倫。而以雞鳴狗盜盡之哉。則取無其道。用之者非也。蓋士非難取之難。取非難。用之難。用非難。用以公不以私之為難。孟嘗君者。以私不以公。相齊不知權齊。利齊害齊。不知有齊。故其補苴於攻取。搆怨發難。無非陰恣其妒寵懷利之私。而士亦各以其私濟之用。是故有士如無士。士也不得竟其用。何謂不知權齊。秦西帝也。虎狼之國也。齊東帝也。雌雄之勢不兩立也。不制秦焉有齊。以孟嘗之賢詎真懵懂。況於國事。向使親韓魏。連楚趙。竝力西擊。譬猶挽強弓。摧猛獸。秦雖貪暴亦何能為。顧計不出此。不秦是攻。而韓魏。以為慮釋秦以求地。求地以結楚。則誤於游間之邪說。而天下之大計疎也。故曰相齊不知權齊。而利齊害齊。不知有齊。則猶有說。今夫體國之謂臣。讓善之謂臣。以人事君之謂臣。能進能退。禦災捍患。控敵國親宗國之謂臣。越稽孟嘗詔罷呂禮。繼相疑難。新釋齊秦略。親此亦國計粗安。老臣息機之一候也。計不能盡長策。陳大略。樹社稷之良圖。斯已矣。乃忌禮則和秦魏以疏齊秦之交。非間齊也。間齊之用禮。而遺己也。疏齊以輕禮。輕禮以重己。此計之一

變也。懼禮則危言以動穰侯之聽。恐以並相啗以厚封。加之挾晉為重。期必破齊而後安。卒之秦兵出。呂禮走。事乃已。此計之又一變也。是謂利齊害齊。不知有齊。嗚呼。藉寇智險。人臣義亡矣。雖使伊呂復生。管晏再作。能入機變之胸。而定霸王之業哉。不然三千之客。不能一言。則市義如馮驩。用以私市義於家。用以公不市義於國。吾又未信也。故曰取無其道。用之者非也。然則用非其用。固惜其用。有用之用又不用焉。豈雞鳴狗盜。反賢於傲儻奇偉智勇秀拔之倫。而士顧不足用耶。用人者宜何所法守也。雖然孟嘗過趙。趙人眇之。孟嘗怒。至滅一縣。由此觀之。客不足多。而公私之義又可問之末世哉。

信陵君論

齊田文。楚黃歇。趙勝。魏無忌。號四君。皆爭下士。而氣體醇厚。略參王霸。道類儒者。惟無忌為最。得士之盛。能發能收。知存亡進退。而卒成其是。亦惟無忌庶幾焉。夫魏當安釐之世。時孔棘矣。魏齊發難。范睢亡秦。仇讎在敵。日夜腐心。惆然思逞。歲苦秦兵。國幾不支。而安釐昏懦。無謀寡斷。內懷疑貳。外懾強大。又齷齪不堪與計。天下事。苟無深明大略。長駕遠馭之策。沉幾觀變。殺敵致果。而以中材補苴罅漏。鮮不敗乃幾者。而公子則已裕如矣。夫公子功在救趙。德在救趙。返魏。不然於趙。說者謂盜虎符

矯詔殺晉鄙。奪其軍。雖為魏也實甚。夫魏與趙脣齒也。脣亡則齒寒。向使遣大將顧
細謹守小義忘顯名。邯鄲圍急。立族不救。長平再熸。一戰而入河外。再戰而傾大梁。
宗廟為墟矣。此不過宋襄之仁義。趙括不知活變爾。與坐待亡。孰救趙存魏。兵在奇。奇
在速。速在果。此計決侯嬴。藉手如姬。雷掣電掃。一椎擊之有餘也。而況請則失。奪則
得。將已命矣。師已老矣。壁鄴空守。痛切肌膚。事在呼吸。間不容髮。擘驅百萬。哮虎於
將噬。躡其踪吭之。夫奚必以猾將一頭為吾出險濟變之公子咎哉。若夫留趙十年。
一言感悟。幡然就道。兄弟如初。意其睠懷故國。有存於毛薛未言之先者。而卻秦定
魏。遂之函谷不敢動。可謂社稷之臣矣。惜乎旋以間罷。相而不終也。則已稱疾不出
矣。夫田文招收亡命。雞鳴狗盜從之。黃歇有一朱英。不能用。身竝為戮。趙勝識未到
誠未至。賢者多不歸。致之門下。或稍稍散。惟無忌以忠信惇篤之質。有剛明果斷之
才。其物色者。非天下奇男子。則君子隱於市肆閭。故畫策定難。辨義而處。獨能綜幾
急之變。協去就之宜。能發能收。知存亡進退。而終成其是。此吾所謂略參王霸道類
儒者也。蘇稱濱既謂侯生之奇。毛薛之正。闕一不可。又以正之所全為多。意若猶有
未足。夫無忌終始於正者也。不奇安在其為無忌哉。觀夫執轡道左。以貴下賤。從容
暇豫。適時不變。意念深矣。不賢而能之乎。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吾以移美信陵焉。或曰。勝於無忌婚姻也。救趙意不在公子。曰不然。功在則錄其功而止。孔子大管仲之義云爾。抑吾聞無忌留心兵法。彙為成書。益其講明切究。蓄積有素。故能不震不動如是。無忌而在秦。欲屠梁。何可得哉。

平原君論

平原君相趙。歷惠文孝成數十年。與田文無忌黃歇爭傾下士。聲名並籍諸侯。史公津津置喙稱道勿忘者。惟平原為最。余謂佳公子則有之矣。其於將相經國之略。固概乎未有聞也。夫兵猶狙喜也。其在戰國。則衣服之便體。騰嗃之喉口也。平原智勇不足。無任將之明。有覆軍之實。則適見其昧於大計而已矣。趙當北地之衝。山東之強國也。而韓魏為趙南蔽。三晉合則秦弱。三晉離則秦強。此天下之大勢也。成韓親梁。離秦楚之交。合齊以角秦。秦輸不足折矣。不此是慮。而數數耀兵。齊魏以為戚。斯勝算已失。而相國之計過也。且夫平原既不知兵。又不知將。跡其策趙大都大疑大難。類皆猶豫不決。決者反多疑事。非棄其可惜。則貪以取敗。往往老成沈毅謀國之士。識定計周。先事逆覩。指陳利害。瞭如指掌。又或婦人女子。可以與知。而輕佻自用。違拒忠良。坐致潰亂不可救。夫廉頗趙奢。趙之名將也。吾觀澠池之會。頗破常格。探算定歸期。絕秦望。奢與田單論戰。上下古今。指畫利鈍。計數程功。妙由心定。其于用

兵莫不勇示怯死置生退則深溝高壘守如處女發則卷甲趨出風雨驟至制敵如犬羊兵法所謂以正合以奇用非耶韓白之兵何以過是圖有大事委心置腹交手相依宜矣勝也不然燕之伐我也棄奢不用索將於齊割地而乞初不甚惜奢餘勇欲賈爭之急辯之疾卒不得命迄於曠日持久懸釜而炊五十餘城脫屣棄之長平之役馮亭嫁禍利令智昏一言而決廉將軍堅壁不戰此奢破閼與之效也無端信間收成命以括代將括母苦諫不聽卒至全軍覆沒輿尸而歸被坑無數而棄世守之圖籍假疑貳之外臣出無名之兵車沈欲泣之寃鬼破碎支離為天下笑誰實使之直不啻昏瞀悖亂與括之值死地而易言者如出一轍也焉覩所謂老成碩畫師貞丈人哉故曰不知兵又不知將無與經國之略也若夫邯鄲再急走使相仍微無忌則已叩關帝秦矣不識毛遂安在碌碌因人如是門下豈真有人哉是故進信陵非嘉魏也為能救災卹患以擯秦也秦卻而魏已固矣退平原非惡趙也為不能定危持傾以張秦也秦熾而趙已失矣然則平原譽貴家子略知禮法無大傲嫚失色於人究不能克家承業史公特以好客言之雖視孟嘗春申之險鷙有異方諸信陵忠信為質師出以律者實不遠遠甚也由此言之好言結納內無一智一勇之長粉飾虛聲邀人顧盼自號曰能徵特無與經濟實用即一二老於世故者尚竊笑其中

無所有。又況所稱交滿天下。更出乎原下哉。

李蔚州先生墓誌銘

乾隆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誥封中憲大夫四川重慶府大尹致仕李公。以疾卒於家。年七十又一。嗣君溥訃予請銘。言深痛不可讀。予曰斯先生意也。曩予治蜀邑。先生辱知文。愛文猶子。予事猶父。既祖於江上。而以屬予小子也。離緒蒼涼。文踧踖不能對。今遽重以吾子命哉。踰年狀來。則溥死矣。狀可七八千言。遺書言竊狀日甚悉。予讀之心痛焉。嗚呼。吾忍銘先生哉。先生諱厚望。字培園。一字灣園。別號愚山。自十世祖諱讓。由孝義遷蔚。為著姓。曾大父恆嶽公。篤行好義。李文襄公表其墓。大父約齋公。刑部正郎。兩世皆以故冢宰晴崖公貴。贈資政大夫。父勉齋公。行人司副。贈中憲大夫。冢宰譜其行孝友天下聞。生五子。先生其四也。先生性仁慈沈默。無世俗之好。學尚本原。敦行不為口頭禪。習於家典。步趨規矩。常儲經濟之略。幼慧。為文作作有芒。兄弟同學。發名獨先。少受知於督學咸文山公。方尹庭一見決早發。康熙丙戌捷禮闈。於是先生二十八年矣。督方為給諫。見至喜曰。何如吾言果驗也。初不欲作外官。考得中書。復捐部屬。久未補。己亥。筮得高密令。歎曰。是亦可以為政也。未上官。廉得巨棍某某。繫之庭。決如法。豪右由是帖。吏歛手不敢為非。是歲饑。初賑粥。先生

議粥不便。不如穀便。上官可其議。飭為例。邑邇河。每雨大有水患。築隄二十里障之。一年。治有聲。明年立義學。課諸生。攝昌邑令。又明年。西醜跳梁。 詔以大宗伯李周望督餉。近省遍貢協之。宗伯者。冢宰之子。公從兄也。時某令與役。貧無資。雨泣下襟。先生曰。以柳易播可乎。自請代。踰瀚海。抵播漢叟兒。運如例。與宗伯抵足眠氊帳下。炊馬糞煮粥。風吹糞入缶。去不盡。飢甘如飴。每談志至夜分不倦。是時宗伯有旨許為天下清官第一。雅以廉隅自高。且相厲勵。先生謂弟志願畢。只更益一達字。益謂為政之道。疏通知遠乃可。宗伯歛衽稱謝。記事。憲甚嘉之。雍正二年。應詔循良授戶部員外郎。密人思之。繪十政圖以比甘棠云。在部六載。受知於怡親王。兩舉科道無缺。會東撫劾着昌邑。征賦不數額。議鐫秩。十一年。通完補前官。十三年晉秩禮部正郎。以辦

世宗梓宮有功。乾隆元年。用覆瀋廉。出典甯遠郡。甯為新設。一州三縣四所。番猓九種雜處兵民間。號難治。又僻界萬山中。不讀書。無禮義。先生至。綏靖有法。夷人安之則議廣文治。略曰。採珠於淵。拾玉於山。若使凡羽與孔翠較美。皮革與文豹齊觀。非所以儲棫樸教光天也。合無別立字號。額五十。取中一。以綏蠻服事 聞。報可。郡有馬垛馬場者。兵民爭墾。幷租兵。上官抑民覲幷。訟不休。先生平之。議用作或言故。

先生默然。頑中丞辛從先生議。三年調重慶。郡據岷江下流。山攢水衝。民俗勤悍。外省流寓惡少。名曰嘓嚕。獄訟繁興。囹圄充積。奏當之成。一郡可敵川省之半。先生撫案惻然。曰。若輩無知抵法。皆民命也。歐陽公謂吾求其生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憾。吾求而得其生。則吾心安。不得則我實有憾。時舉明慎不留罪疑惟輕之義。為羣吏申其說。又曰。慎無不明。辯色而作。斷獄數百。民無怨。憶定邑嘓嚕爭奸而鬪。怯刃強死。意拒毆。非欲殺。對簿力辯非刃不敵。類起意狀。掾某駐科故罪。辭甚辯。余初不詰。心惡之。事上。先生核毆抵成獄。檄下。掾強顏笑。後赦免。諸類是。五年。立古渝書院。聘易涪州太史半山為山長。設救生船。在郡日久。頑中丞益見器重。郡権關稅。歷以商稀缺額。為當事累。以先生議。疏減例。再不敷。再疏之。格議不行。中丞卒疏詔免。取信如此。在重八載。歲皆大熟。郡故有漢碑沒水中。遇豐則見。俗呼豐溪遙。凡三見。士夫為作歌。深明大略。一致於郭羅克。以疾乞休。書四五上不許。十年夏。乃遂。初內外官凡五遷。皆以勤畏無失稱。廉平。先生深潛醞藉。與人樂易無崖岸之行。中有主不可動。事不收聲實。出名上。片語當綰事始終。接引後進有恩。盡言物莫傷。御跡弛皆有法。愛讀有用書。薛文清名新吾集。常置案頭。歸來著教家遺言。題萊根圖。生平本領。略見於是。初母馬太恭人。歿在丙戌。撤棘詣。勉齋公又前十年卒。垂老不懌。惓惓祠堂

墓祭置祀田。凡弟學皆有就。僑所著書者二。皆先卒。配賈恭人。同邑金壇令諱瑚公之女。子三。長源。當都令。有吏才。余同門友。次即死孝之溥。邑庠生。博學能文。好為詩。尋靈。為儒。女三。長嫁宛平馮椿。候選通判甘山道諱敬玉公子。次嫁懷來進士孫昇龍。龍以咸安宮教習終。予曾為傳。季嫁邑庠生朱益爵。休寧令諱鷺公子。貫先生易簀前月卒。孫男四。棠蔭。椿蔭。桂蔭。延福。皆幼。女孫三。渝姑。信姑殤。當姑許聘于次兒榮祖。溥女也。兒五歲殤。源奔自任所。書抵予。某年月日葬某原。屬予哀銘。曰。

猗與先生。丕承厥家。縝密遐眾。渾渾無涯。知幾則先。有技無他。華障海邦。有施有守。遲時之廣。乃齋其粹。

帝曰來咨。出納孔殷。亦有儀曹。南宮舍人。晉秩而上。以慎以勤。帝曰懋哉。汝典大郡。何以錫之。貂皮金印。朱幡戾止。璽猰其鎮。岷流活活。亦下於渝。寡弟君子。已事可味。上服下服。不罪無辜。我之懷矣。在山之北。謂山蓋高。位不配德。我之懷矣。在水之涌。滔有芳趾。觀適古稀。靡德不昌。靡善不報。閱茲良朋。以致其孝。有寢孔安。既固且完。小子銘巖。起立三歎。

平苗紀略序

傅謹齋

天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經綸雷雨之才。撥亂底定。俾乂萬邦。如舜之五臣。湯之伊尹仲虺。周之十夫。漢之三傑。二十八將。唐之二十四功臣是也。天欲開闢邊疆。則必生文武才略之人。坐言起行。發蹤指示。龍驤鳳振。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如　國朝之鄂相國。方中丞是也。當是時。

憲皇帝勵精圖治。功宏鍊石。業壯斷鼇。相國總制滇黔粤三省。中丞公為鎮遠郡守。相國有意戡定九股清江苗疆。獨決於中丞公之一言。遂以其事屬中丞公。而中丞公毅然擔荷。歷九死而不移。其自任以苗疆之重如此。觀夫提兵深入。神機妙合。勦撫並用。戰守符法。歷有六載。仁恩洽於異種。威聲震乎殊俗。至今三十餘年。佩刀雕齒之徒。靡不安生而樂化。戶誦而家絃。與中國編氓等。而古州遂為黔中重鎮要非定識與定力兼到。孰能與于斯乎。計其地則歸款七十餘寨。闢疆三千餘里。計其官則文武協力。襄事五十餘員。計其軍則漢土官兵二萬餘人。計其戰則大小二十餘次。官之陣亡者三十餘人。兵則十之一二。其可危者九股建城之役。苗人數萬攻圍。燒我糧道。卒能因糧于敵。奮力取勝。即田單破燕。復七十餘城之功也。又莫危於徹營就糧之議。搖惑軍心。公持匕首誓必死。卒能全軍破敵。即李臨淮納刀鞾中之勇

也。又莫危於烏孟井底之藏。樵路。而勝算出奇。輒奏幽嘉。即淮陰侯破趙會食之計也。最後蓮花池一戰。氣吞有苗。風雲變色。哈提軍率子弟先登。將士用命。縱有狂梁之獸。跋扈之魚。俱入阱陷罟。所謂有角皆崩。無心不馴。灌莽駒寘。爰定九服。厥功偉矣。昔光武遺書耿弇曰。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中丞公之謂與。今天子命將西征。天戈所指。元惡授首。闢荒二萬餘里。寸地尺天。盡入版圖。況古州乃黔東近地。雖去京師萬里。何容久梗王化。中丞公眞所謂天生文武才。略以開闢苗疆。定識與定力兼到者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蘭友。為吾臨賢太守。持平苗一編授予。曰。請先生一言弁首。因序。

陳宗五遺集序

吾故友武陵宗五。才人也。亦君子人也。人知宗五為才人。不知宗五為君子。人即知宗五為君子人。不知其所以為君子之實。若知其所以為君子之實。則知宗五之才。非若王楊盧駱輩之但以才見也。知宗五不若王楊盧駱之但以才見。則知宗五之詩之文之有見於道。而為君子之詩之文。不但為才人之詩之文也。夫詩文之有見於道者。晉則淵明。唐則韓杜。宋則歐曾。雖見道之分數不同。而諸子之詩之文之可傳於今。則同也。宗五有見於道。則詩文之與諸子。可傳於後無疑也。宗五於學無所

不竊而才足以濟之。於人無所臧否。而是非邪正之間。渾然不露。亦犁然不淆。官翰林時。王公大人同館諸名士。及四方來京師者。耳宗五之名。咸樂與之遊。宗五視之淡如也。故人亦不得窺其涯涘。惜乎宗五遭太夫人疾。而痛哭以至於殁。宗五之死於孝也如此。宗武之至性至情。逺過於人也如此。予交宗五十年。相契獨深。才學不逺宗五。何能知宗五之詩之文。今勉從季弟長鈞之請。而序宗五之詩之文。則如莊周所云。不知乃真知。知乃不知也。宗五之詩。源出離騷。參以子建之雄昌谷之奇。不茍為炳炳烺烺者。文則力追昌黎。而不襲其貌。平處造險。險處放平。下筆洒洒千言。不加點竄。要皆不戾於道焉。嗟乎宗五本孝弟之衷。性情之摯。才氣之博。經術之深。發而為言。則詩文皆其精華。非如揚子雲所云繡鞶帨而忘性命之源也。惜不得竟其用。而嘔血以死也。予嘗謂人物與山川。相為表裏。荆楚雄視六合。山厚水深。其博大幽逺險峻之概。罕有其比。若乃九疑三湘。洞庭衡嶽。岳陽巴陵。以至德山朗水桃源諸勝。皆在湖以南。杜于皇所謂鬱積憤盈。勢必代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者。惟吾故友宗五當之。使天假之年。則其樹立者。自別有在。不僅區區詩文傳世而已。讀宗五詩文者。要當賞其見道而為立言之君子。勿但以才人目我宗五可也。因序。

廣邱省齋伍員論　　鄭方城

楚平王聽讒。殺伍奢。長子尚弁被戮。次子員走亡。更歷禍難。卒仕吳。佐吳伐楚。入郢復父讎。鞭平王屍。其後吳太宰嚭數毀伍員。賜屬鏤之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邱子曰。員之死晚矣。烏有人臣虐其死君如是乎。綜其始終行事。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皆僥倖以圖功。非能自立不敗之地。著論三篇譏之。並以史遷薄其罪。謂為小義不合。嗟乎讀邱子之書。君臣之位定。犯上作亂之禍。於是乎息也。余攷左傳備載楚殺伍奢事。又載員入郢。詳哉。其言未嘗過貶。公羊傳又以父不受誅子復讎可。奢因費無極之譖。無罪被收。可謂不受誅矣。是公羊氏明與之。余嘗反覆其說。而今乃豁然也。竊以其事在秦漢一統以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謂共主也。若員者。責以無逃之義。固不待教而誅。倘在春秋戰國。各君其國之時。即又不可同日而語。譬諸婦人在家固從父。嫁即於父減服。異在家之禮。且母出與廟絕。夫不以為婦。婦亦遂不以為夫。雍糾之妻母。至謂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卒以殺雍糾。斯皆情事之變。有足稽者。知此足以斷子胥之獄矣。當員之在楚也。楚之君。員之祖事之。員之父事之。員之身亦事之。此未出之婦也。員繫楚。及父已殺。連其兄。兼欲執己而逼之行。此已出之婦也。員不繫楚。實繫吳。繫吳而父讎在楚。於斯時也。使員恝然絕不念父之讎。惟苟脫

其身為幸。倖游食息。將員為大不孝。而猶欲以不忠責之。彼其心必有所不服。孟子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夫草芥不過踐踏之。而寇讎則欲翦除之。或疑孟子之言太甚。然其勢恐必出乎此也。況平王之於奢。殆有甚焉。將何以解其子之痛於君臣義絕後哉。然則鞭屍可歟。曰鞭屍則已甚矣。婦既出而憶其前夫。捶死夫。是可忍孰不可忍。凡事當求其所安而歸於至當。夫安與當者。天理人情之至也。為伍員者。平王在則以方伯之權。寄之夫差。歸執于京師。大暴其罪。唯所命之。平王既沒。則啓先王之廟。表其父奢之忠。召國人徧告諸侯。俾共知吾父遭讒被殺與己所以不忘枕塊寢戈之意。奉父兄骸骨歸葬吳國。以明絕之之道。如是而後安。如是而後當。不越天理人情之至。以直報怨。已得其平。而奈何積數十年悲痛之餘。為此不免過舉之事也。日暮途窮。彼固自言之。復何責焉。至其為人剛戾忍詬。與種蠡輩俱雄一時。歷變已久。其才謀未必盡出僥倖。將不可律以君子之道而已。太史公僅稱為烈丈夫。甚有義理。其曰棄小義者。絕乎楚言之也。王不成為君。員終未為臣。於義無取則小之也。嗟乎。員人世之大不幸者也。惟報楚僅酬其志。吾願士君子能察而哀之。毋徒使英雄氣短哉。

曹參論

李罙

漢興論功行封。蕭何曹參皆大功臣。而鄂君為高祖分別言兩人事。參功不逮蕭何至遠也。然何卒舉參以自代。及參代何為漢相。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而天下獨治。參之持論。謂毋擾獄市而已。夫毋擾獄市。足以為治乎。曰此真蓋公所謂清淨而民自定者也。且承暴秦苛法之後。而以寬大之政。撫憔悴之民。與之休息乎無為。猶有商周之遺意乎。故民益自愛而重犯法。此所以治也。自是以後。諸為漢相者。大抵皆守而勿失者也。夫以陳平之智。必盡通諸事。至其為丞相。亦倣此意。文帝嘗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決獄幾何。平乃對以各有主者。丞相可勿與知。丞相輔佐天子。進賢退不肖。茍賢者在位。以德化民。而天下治矣。是以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若此之時。亦一治也。至武帝之世。則張湯桑宏羊等用事。治獄之吏。言利之臣。人持所見。盡變易漢家法度。更行一切之術。其於獄市。不勝煩擾。於是民不堪命。乃作不靖。至攻城邑殺守令。吏莫能禁。天子為遣繡衣使者。興兵誅之。數年不定。然則清淨之足以致治。而煩擾之足以生亂也。亦已明矣。而後之從政者。猶莫之悟。事無大小。輒使吏與其間天下無事。民安其業。吏方以補弊起廢自任。及至舉措之不當。豪強吏民乘勢作姦此民之始病也。嗚呼。欲益反損。俗吏之殃民。類多如此。若曹參者。其真知治體者哉

悔廬說

悔者自反者也。口不言而心自咎也。自失怙以來。歲月坐荒。道不加進。皆自悔之時也。始余十四五時。讀六經之書。與左國秦漢文。知好之。衣食亂心。不克竟學。闚其奧為八股文又不嗜。舍之。後乃賣文。已而客淮南。草率酬應。逐時俗之好。顏忸怩而不安。自返故廬。困愈甚。閒挾書以學。又不能專力殫思。其於根柢濟用蔑如也。今年垂五十矣。古之君子。學以萃之。氣以養之。時以出之。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故。禮樂節文之詳。損益因革之宜。無所不知。乃所以為學也。余往者以種學名吾齋。且以課吾子。凡諸種藝。五穀耕耘以時。冀於有成。不致鹵莽耳。金壇老友王吏部虛舟為余作擘窠書。而周子少逸發明之。既復徙石里。遭境益苦。於昔有倍。歎曰。吾身如瘠土之樹。不避霜雪。其耐勞苦久矣。而弱質薄植。卒未嘗培其本根而榮其枝葉也。夫聖人之道。博厚而閎深。非思之深。力之固。未足以幾於道。況宇宙之大。歲月之促。年壽不可知。資又駑下。今及艾矣。方思假炳燭之光。以趨於學。窮六經之旨趣。冀得少有所樹。而未知其終遂焉否也。故以悔名其廬。蓋悼心於向之可悔者多也。安得居山谷。依茂樹。遺塵慮。玩心於高明之域。以終吾餘年哉。因為說以告吾子焉。

遊支硎中峰記

中峯乃支硎三峯之一。晉支遁道林道場也。去城二十五里。在龍池山東北。山多平石。故名支硎。吳都賦云。右號臨硎。即此峯。在山之半。望之隱然。由山麓循路而上。細澗有聲汩汩。與落葉相亂。寺初名楞伽院。入門有石幢一。清憼道人所建也。面東有南來堂。前明萬厯中。蒼雪徹師從滇南萬里而來。因以名之。蒼公博涉內外典。嘗于中峯建殿買田。其詩筆妙天下。文文肅震孟。姚宮詹希孟。王太常時敏。隱君周茂蘭徐波諸公。皆與之遊。虞山錢尚書謙益。至願居弟子之列。可謂賢矣。稍北為寶月堂。有泉曰寒泉。在南來堂之前。飲之而甘。寺僧云。蒼公役事土木時。有杜白兩者。指庭中地脉曰。此當有泉。鑿之不三四尺。見石版仆碑卧其上。啟視一泓瑩然。碑文許紫巖居士虞宗臣書寒泉二字於山麓。其以是歟。殿燬于火。其庭傳有雙松蒼秀。殿成而松勢難容。伐之。今殿基為菜圃矣。南曰單思室。古梅一株。老幹槎枒。二百年物也。又西曰冬青軒。樹高一丈餘。雜以修竹。蒼公畏寒。冬則居之。面東有樓曰水明樓。凡東南遠近之山。可以送目。於月夕尤宜。曰水明者。取杜詩殘夜水明樓句也。樓下有方池。多碧螺。螄尾。出中峯院稍西。有鶴飲泉。唱獅窩。馬跡石。跡大於虎卯。石如泥。支公養神駿遺跡也。又西為南峯寺。寺以南池著名。唐皮日休陸龜蒙聯吟於此寺。今為章氏墓。池亦湮。僅留屋一二楹。俯瞰石梁。舊有碧琳泉。待月嶺。新泉馬坡。坡南有

石門。在峰之右腋。三石巨立。一徑斜通。如門。放鶴亭在中南兩峯間。支公好鶴。翅欲飛乃鎩其翮。後更養令翅長。縱使飛去。此其處也。山之石根絶壁巉削。類李唐畫。又有牛頭峯。在寺門之下。東址即觀音寺。俗所云觀音山也。雍正十年冬十月十有四日。中峯禪人性原。艤舟招予入山。同遊者。為程致遠南溟。顧峻大巖。費鵕竹墅。陳應慶幼石。是夕步中峯左右。翫月。浴寒泉。讀蒼公詩。留宿山堂。松濤滿山。作聲如風雨。明日觀南雲山樵文點畫。山樵文肅公孫也。墓在峯之北竹塢。性公方乞程顧二子作賢首宗譜圖。且語予曰。山中有二未了事。建殿與刻集二者。然木石粗具。他日不乏建者。獨蒼公距今垂八十年矣。而其詩日就零落。為可念也。言之悵然。日午。予與顧子聯步過寒山趙宦光小宛堂。鑿石澗引泉處。復尋雲根泉。披蘚讀王穉登摩崖諸詩。飲泉而歸。予惟道林築庵茲峯。垂千有餘年矣。陵谷變遷。而茲庵獨為僧家世守。梵宮鐘室。尚存昔規。與木石寒泉相映。然遠於城市。荊榛蔽路。無穠花豔冶。以是遊人罕有過者。予困於迂拙。無所可用以老。將與諸子遊於寂寞之鄉。茲山若有夙契者。汲泉而飲。踏月而歌。其心甯不以為樂哉。性公留予輯支硎山志。予期以異日。并訪北峯巖壑云。

蒔涓草堂記

康熙丁亥。世父省庵先生棄石里舊居。予凡三遷。居葑門之鸞鸞橋。初得屋十餘楹。後復擴三楹。書堂高敞。有軒有齋。中庭有枸櫞香橙石榴。予補種梅樹桂樹。疊石為坡陀。藝蘭其下。何義門侍講。為書葑溪草堂。屋之後隔巷即青松庵。庵前喬木一株。濃陰交布。盛夏無暑。坐書堂後軒以望。則蔚蒼森幹。如在深山。門臨河。有古榆六七株。行人常於此憩息。東西有橋。夾橋而居者十餘家。頗湻樸。又其前隔河。彭侍講訪濂。尤贊善滄湄。居甚邇。其後則明吳文定公之東莊。折而過。為施吏部覺庵之高酣齋。當春時。桃花垂柳。映帶原野。則皆在屋後之東隅。宛村落也。予自先君奄棄。勞苦二十餘年。而乃得經營是屋。奉吾母得魚菽之養。益屢遷而琴書几榻無有遺者。及芟草剃莽。修其圯壞。皆吾妻助之。予生平無嗜好。惟積書二三千卷。陳於齋壁。延老友以課吾子。方是時。予客兩淮李御史所。後三年庚子。乃得假息其間。所往還者。惟訪濂滄湄覺庵。及朱處士赤城。而覺庵益親善。以文字相質疑。庶幾南村素心之樂。因歎宿昔渡黃河。涉大江。三十年來。風濤多恐。登陸則嶔崎險阻。人生百年。歲月有幾。何為逐逐不少休。馬少游謂致求贏餘。徒自苦耳。吾方幸吾母康強。而予從事詩書。復有素心以討論。蘇城方隅秀潤。數此地殆可久居歟。作葑溪草堂記。

補蘿白雲亭記

白雲泉在天平山之半。有白雲亭。廢已久。范君依洲補作之。君居鄉。捐田千畝入義莊以贍族。世宗皇帝嘉歎擢為京官。出守雲中。解組歸。建始祖祠。築室文正書院西偏。貯義田租粟。今又營是亭而新之。以復舊觀。蓋拳拳於祖墓所在也。嗚呼。不誠能世其德者哉。天平於西山峰巒特峭拔。石離立而上。不豐中。有峰高數丈。立雙石之上。岌岌欲墜。亦有如飛來者。如卓筆者。如奔馬。如屏垂者。截立斜倚。隱躍起伏。而范氏自始祖麗水公葬山之東麓。文正公考以上三世皆葬芴林之陽。當文正自睦州移守鄉郡。常即白雲庵春香火。洎登政府。例得置墳寺。度麻劄。請于朝。改庵為白雲寺。度一僧守焉。以泉名也。蓋寺廢修無恙。而雲泉之亭廢既久矣。余昔嘗游天平。見泉出巖竇。色凝白如乳。瀉注絕壁下。小池涓涓如鳴玉。大旱不竭。唐白樂天宋蘇子美各有題咏刻石上。已饃餬不可辨。泉上有屋兩楹。傾甚。今歲之春。君撤而新之。為軒為樓為閣。樓之下為煖室。躡磴以入為虛廊。為庖湢。咸相地所宜以搆築。而閣尤傑出。空其三面。以望九龍瑰瑋諸勝。王吏部虛舟榜書兼山閣。東為喝月坪。古松一本在軒之隅。蒼翠如蓋。軒曰如是。取孟子語有本之義也。山多松栝楓楡細竹。生石罅。望之蔚如。翠微深處。一研泉亦乳滴石之名。有龍門卧龍頭陀釣魚蟾蜍不一。各肖所稱。又

有大小石屋其穿山洞君易為穿雲磨崖以書凡此皆循白雲亭以度而諸景可盡得秋八月予過泉亭君留信宿屬以文記予惟君才敏練而性溫良知大同府時愛民如子嘗辦軍需大役著有勞績又數理冤獄大吏稱其能又能勤思舊德式廣其澤聰馬祖塋謹護松楸庶幾能世其德者君名瑤依洲其字也

楊忠文先生血衣記

前明福藩之亡吳中殉國難者多人而楊忠文先生廷樞維斗與南昌令劉先生曙先後殉節死最酷劉成進士釋褐為縣令而先生僅登賢書第一卒同以死報國血衣先生就刃時所衣者綾製色白書絕命詞十二章衣後書序血淋漓饙餬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日事也先生少以氣節自命文章聞望為東南復社之冠東南諸名士爭游其門弟子著錄者幾二千人　本朝受命先生隱城西光福山既又居吳江蘆墟鎮巡撫土國寶蹤跡至拘之古寺廷坐勸之出先生氣頗厲最後語益憤激侵國寶國寶不能堪先生不屈以死事載元和縣志及先生孫繩武家傳先生死門生迮紹原奮不顧收其尸血衣則先生之子貞孝先生无咎藏於家漬痕黯慘益甚宏之血三年化碧而先生之丹心忠節千載不可磨滅者也界按故明自熹廟御極閹人擅權屠戮正良不遺餘力而士風為之頹靡蠅營擅附無復廉恥其後甲申之變

東南之士。有聲壇坫。夙與先生齊名者。一朝瓦裂。身陷大戮。為天下姍笑。而先生卒能成仁取義。不欺其志。繇此觀之。勝國之賢若先生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貞孝亦高士。謹身自惕。幅巾布袍。扃戶輯遺書。通歸藏易。與同邑徐孝廉枋。虎山朱高士用純。異地同隱以老。果十一齡。隨先君子居婁門之東郊。即先生讀書草堂。古梅與雅桕樹猶在。而先生之塚墓適相對。松柏數十本。悲風烈烈。時想見先生英魄欲動也。

沈玉文傳

沈之璘。字玉文。本姓劉。父曙。明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縣令。道梗不能赴。本朝定鼎。隱居蠡口。舟山兵變。南昌公有名於籍。兩江總制洪承疇。令捕送江甯。不肯屈。遂遇害。南昌公之初被禍也。吏役猝至。長子番以下。皆就縛。之璘生甫期月。啼呱棄壁下。吏爭取所有。獨沈叟奉橋見而哀焉。乞歸為養子。太守許之。之璘稍長。知為劉氏子。當食。輒以鮭菜祭其先祖。私自涕泣。弱冠。補吳縣學官弟子。食廩餼。名籍甚。先是諸兄俱逮繫至京。劉氏一門幾無完卵。會赦還。有勸之璘歸宗者。乃泣曰。歸劉固當。顧璘繈褓遘患難。微沈氏。其不陷於溝壑者幾希。卵翼之恩詎可忘。況又無他子。因泣不已。伯兄番後訪知之。璘與共拜劉氏祖墓下。然之璘卒不忍歸者。以沈氏無後

也。迨沈叟卒。喪祭以禮。之璘為人。端直而仁慈。以古人為師法。雖燕居言笑不苟。接經于外。館穀供饘粥不給。嘗雜糠覈以食。居三楹。不蔽風雨。衣冠故敝。而性潔清。不妄取。嘗有老父于賓興歲。袖金贈之。曰。某老矣。有田為豪右所侵。公固長者。當貴。他日幸庇我。之璘固謝之。又嘗入市易錢歸。浮其數。亟返之。其廉潔如此。為詩文磊落拔俗。與人辯說所學。必旁引曲證。務發明經義之奧。為諸生三十年。貢入太學而卒。李杲曰。吾友王貢士聞遠。嘗謂王文文學篤行。宜在儒林獨行傳。惜四方無知之者。而今死矣。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王文之謂也。子文照。諸生。次其昌。初復劉姓。應童子試。輒不錄。後改沈。遂補某縣學生。亦奇矣。其伯兄西翰。余識之。西翰即蕃也。前諸生有文名。年雖老而精悍有慷慨之概。蓋亦先卒矣。感其事并述之。

楊士選傳

楊士選。字有貞。蘇州吳縣人。父公瑞。操廢舉術。走中州。營什一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又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州。言其狀。士選時年十六。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煢煢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如死灰。俄而風大作。雨亦暴至。鄰舟覆者凡四。舟人相顧失色。士選泣禱曰。某數固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有頃風轉雨止。舟竟無恙。

抵懷慶人呼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門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至矣勿復慮比士選至人咸聚觀稱異父驚且喜病少愈士選遂奉父歸方士選父業賈時家已落至是益窘值歲荒食米騰貴士選與其妻餐糠粃間屑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龍眼時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父母歿士選葬之吳山歲暮河凍持篙擊冰膚盡裂叉手自穿覓負土以葬廬墓百日遇時祭泣盡哀烏鳥聞聲輒下後數年家稍裕士選食麤糲衣布然其身念親在時食貧故也士選自六歲入塾塾師講說古人孝行輒喜窮其本末錄下為父母稱說曰兒他日亦願如是或遺以時果以攜歸餉母母暑夜績為手扇驅蚊論者謂其孝蓋天性云卒年八十配唐氏庠生姜震女有淑行姑病疽醫者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盌得愈蓋亦孝婦也

論曰予觀劉歆西京雜記載後漢顧翺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菰飯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菰無雜草遂日以為養勝國時劉龍光因亂與父母相失徒行至盱江夢張令公告以寄居石澇竟得母歸而攜其父之櫬兩公皆吳人也士選渡湖覓龍眼事頗類翺中州尋父雖非道梗之時然年未弱冠蓋常情所難矣屢瀕于死若有神人相

之。庶幾古人之行哉。他日太史采風。論吳中至行。知必有載之史乘者。為次其事云。

書程孝子遺書

孝子程顧學。字某。其先歙縣人。僑居揚州儀徵縣。順治十五年己亥之亂。邑人相連坐中法死者二十餘家。孝子之祖故睢州知州紹儒。亦及于難。父免死徙口外。孝子在襁褓得留。既長乃知之。日夜哀思。欲往戍所訪其親。既又念不可無後。乃娶婦生一子。未幾妻死。于是孝子挈數歲兒往。道出湖廣。兒病。同舟者爭謂子幼且病。設一旦夭死。且墮先緒。孝子不得已。歸復謀寄其子。獨身遠行。勢又不可。遂終身喪服。日夕啜粥。不食菜果。雖嚴冬不衣棉帛。伏臘具飯祭先祖。然不自食也。以為常。孝子僦居學舍傍。人罕見其面。為儀徵學諸生教授經義餬口。其弟子皆造門請業。孝子率不出戶。儀徵訓導長洲顧讓。慕義士也。聞之欣然往訪。不得見。復過之。叩其門無應者。又偕其門弟子往。出不意。始識之。坐定無寒暄語。視其室。凝塵滿案。殘書數編。木榻上一單衾而已。讓乃請曰。子何自苦乃爾。孝子蹙然曰。某抱隱痛。不可以為人。非以自苦也。明日孝子報謁。袖出一研一畫為贄。讓謝曰。子無所受於人。今有所貽。吾受之亦願以報子。孝子徑持研與畫去。他日再過。家已遷。不知所之矣。孝子平生從未見一人。客以宴會招者皆不赴。有從遊者。歲其家載酒饌遺之。孝子堅辭。其人委之

去。孝子招二三所知飲食之。其孫高若此。後有傳其死者。謁將白于郡縣俎豆先賢祠。有沮之者。不果行。而訪其所遺研曰廉士研。又私謚曰貞孝先生。伐石表其墓。禮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若程孝子隱痛有不忍言者。遭人倫之變。終其身喪服勞苦獨行。可以礪俗。誰謂古人不可見哉。吾友瀘洲先著嘗爲孝子作傳。方思渡江訪其軼事。而先以文秀才含所述者紀之。著其純孝孫潔。且申余景慕云。

天官論

邊連寶

知理所可知而不知事所不可知聖人之知如是而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日食者三十六彗星見者三天道變於上而星辰日月不得其行必非無故而然也求之於其前必有其所以致之者矣考之於其後必有其所以應之者矣此其理之可知者也若夫以某事而致某星之變以某星之變而得某事某災之應確鑿言之欲其有鍼芥之合而毫無所謬則事之不可盡知者也惟其理可知事不可知故聖人之於經也但著其變之之跡而略其所以致之與所以應之之故著其變之之跡以為是必有以致之必有以應之也則後之人君將有所鑒戒而不敢以逞略其所以致之所以應之之故以為是但可以理求而渾觀瑣瑣者固不足深究且究之有時不驗而反不足以徵也則後世之狂巫瞽史穿鑿附會祈禳厭勝之說不得出於其間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之知也與吾觀天官家言其說至繁碎不可紀極要其所以致之所以應之者無不確鑿言之求其鍼芥之投而無所謬是聖人之所不能知者彼固無不知也而其受病之處要皆拘於洪範之說而不知變洪範之法以五事分配五行故其以肅乂哲謀聖而致雨暘寒燠風之時若以狂僭豫急蒙而致雨暘寒燠風之恆若莫不各從之以其類然不過聊示之例也以

明其理之不誣已耳。故蔡氏以為得失之機。感應之微。非知道者不能識。若謂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於造化之妙矣。故漢人五行災異之說。病正坐此。而歷代天官家繁碎不可紀極之說。病亦坐此。其說曰。辰星水也。水於五德為知。於五事為聽。智虧聽失者。罰出辰星。熒惑火也。火於五德為禮。於五事為視。禮虧視失者。罰出熒惑。歲星木也。木於五德為仁。於五事為貌。仁虧貌失者。罰出歲星。太白金也。金於五德為義。於五事為言。義虧言失者。罰出太白。填星土也。土於五德為信。於五事為思。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者皆失。則填星為之動。此其所以致之之說也。其說又以凡星之在天者。其於州國宮官物類之象。各有所屬。其伏見早晚。虛實廣陿。及合散犯守。凌歷鬬食。彗孛飛流。莫不於其所屬者。各有所應。其為條目至繁。要皆不出五行生克之數。此其所以應之之說也。且夫術家之說。必萬發萬中。而後可信其說之誠然。萬一不中。則其餘之中者。皆為偶然之事。如前二說者。果能萬發萬中。而一無失乎哉。況中者十一。不中者十九乎。此其所以謬也。嗚呼。春秋洪範。皆聖人之書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言者。獨確鑿言之。以求遠勝於聖人。若是者命之曰妄。以聖人聊示之例。而但明其理之不誣者。遂株株然守之。以至於轇轕繆亂。而不可以通。若是者命之曰愚。妄與愚合。

命之曰陋然則天官家言可一言以蔽之曰陋而已矣雖然其所以致之所以應之者究竟如何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為和為乖是其所以致之者也其他則吾不知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為興為亡是其所以應之者也其他則吾不知也況乎贏縮遲速之間偶值氣數之小愆天必不能矯拂其自然之節度以就司天者之繩尺又或不必有所以致之不必有所以應之者哉又況商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龍死莽日食星變固天之所以仁愛人君而不欲驟蹈於危亡者由斯以談則或有其所以致之又不必其有所以應之故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此又上天不言之至意而自太史遷而外天官家言罕有及之者此其所以尤陋也嗚呼知理所可知而不知事所不可知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題孫可之與賈希逸書後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況文以載道為精華之尤者乎是故縈以駮雜則金之砂錮以膚末則玉之璞汶於窮獠幽邃則珊瑚之重溟含以罕扃輦鑰則夜光之驪龍也我則以智慧為披揀以精神為錐鑿以有容多受為鐵網以抵鏬觀釁強索力取為伺驪龍之睡於是金躍吾冶玉韞吾櫝珊瑚耀首夜光吞腹童五嶽涸四瀆買靈聾

劃方精怯劇賊積慝盈眞誦奚贖不畀以夭則殭以獨此感激之恆理也如所稱焉遷班固以下非其徵乎雖然所貴乎崇高富貴者多積貨耳是故鄧黃頭𨱏銅山以鼓鑄趙壁可抵秦城十五石衛尉珊瑚竝高七尺魏瑩徑寸珠前後各照車十二乘者凡十枚可謂厚矣然金可屑玉可缺珊瑚可碎珠璣可以燼滅餘其取不盡用不竭究其死矣他人又入吾室而馬遷班固等之史記漢書云云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兩曜五緯共耀競芒而不同其隤蝕縱或劉曹改步魏晉遞遷吾文直儕盜載以齊壽不隨陵谷以崩騫時乃回首鄧黃頭人人者雖琅玕雕榱珊瑚飾墓黃金楔齒隋珠塞頰其精魂體魄已蕩爲飄風凝爲寒沍不知幾千萬劫矣嗚呼草木有蕣華蟲豸有蜉蝣可不謂大禍奇窮者乎

吳公築德州鹽店口記

武進吳公祖脩治滄州之四年政洽民安庶務就理奉憲檄委兼攝德州篆蓋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也甫下車值運河水漲德衛三屯口決公奉監司江都汪公漢卓檄代衛守勘治至八月朔功緒未就而城南之鹽店口又決四十餘丈皓皓盱盱澎湃喧豗而　行宮適當其衝公私惶懼相顧眙愕公鳩役庀材寒炎甚至而波汰湍激抗不受塞束薪僅數萬枚畀以數萬指投之洪波輒爲滓梗兼以風霆交鬬雷雨大

作。夫役暴露淋漓。相率為免脫戢竄。莫可誰何。同官輩驚顧睢盱。罔知所措。乃鞠膽塗泥。籲天祈佑。解衣投水中。祝曰。祖修奉職無狀。致干天怒。波及所部。愚誠竝羅脊埶。修雖死葬魚腹。亦甘心無悔。特念修世受 國恩。涓埃未報。不得苟且徒死。以塞厥望。且孀母在堂。年及風燭。老病零丁。無所依託。敢以身所著衣代修肢體。為所部生靈。及吾母請命。倘不獲所請。當永隨彭屈畢命窮泉。萬萬不敢恨。祝訖移時。曾未一瞬。已而雷收電斂。雲駮雨歇。星芒作作。月波溶溶。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大衆轟傳。羣情崩悅。僉曰天聽厥惟卑哉。吾儕小人。敢不惟命是聽。先是豪商黠賈乘間居奇。以窳材而索良直。故購料甚艱。至是乃羣相戒曰。我儕如此。而仍瑣瑣議直。我則匪人。於是肩負輸輸。絡繹輻輳。鋼茭雲臻。竹木麕至。徒役則丁壯羨夫。疲癃婦孺。荷畚負鍤。傾國畢出。鼙鼓弗勝。鞭扑不事。踴躍歡忭。子趨父功。公乃相度形勢。擘畫指撝。於隄之西。加修月隄數十餘丈。以殺其勢。凡三日而工成。竝前三屯口之決而來塞者亦竣。於是山左大府為鶴文勤公年。聞水勢甚急。親往勘驗。公郊迎三十里。文勤罵曰。此何等時。尚能循俗例迓上官耶。公云塞已訖。又罵曰。此何等事。而敢謬言之耶。公云不敢飾。至則果然。文勤喜甚而訝其速。公具言狀。文勤歎曰。壯哉。此漢王子顛所謂惟尊乃勇者也。公之舊治部民任邱邊連寶聞之。以為勇生於誠。故能動物。

益誠之至者。可以格神明。召秘怪。韓退之禱衡山。而陰雲忽霽。蘇子瞻禱海神。而海市冬見。胥此物此志也。今茲之役。感動神人。如響斯應。亦惟其誠焉耳矣。吾故詳其始末。以為涖官治事之不誠者勸。

西江源流說

勞孝輿

西江固南交大瀆也。岣嶁碑云。南瀆衍亨。而西江與岷山之流。異獨發源於牂牁。滙流于厓門之口。于嶺以南別為一瀆。故又名牂牁江。由滇阿迷羅雄逕廣南泗城田州乃至粵。以一江而盡納滇黔交桂諸水。迅行而東。長幾萬里。然粵之上游。如滙如灘如横浦。皆湍急崎嶇。不通舟楫。昔唐蒙上策取南越。欲從夜郎浮船而下。以為一奇。固非計也。自史祿通靈渠。而伏波將軍始賴之以下樓船。江道之通流久矣。南江趨海。流怒而驕。若為羚羊峽所束。咽喉隘小。當夏潦淫漲。水如萬馬奔騰。岩壑與驚濤。相為動盪。嘗登肇郡之東江亭。俯視建瓴水頭十丈。排山而下。真有滔天之勢。濱江之縣。魚鼈為鄰。雖有定處。迫穿峽而出。及與北江合為一大川。北江者。湞江以上雄連諸水也。水比西江源短而勢驟。故西江挾之而愈横。三水四會。其巨浸也。肇之江患一。而廣州倍之。豐樂大圍。為數縣保障。圍一敗而屬縣不復望秋矣。聞之故老。昔小而今大。昔暫而今數。考其故則昔之江廣而通。今之流隘而淤也。南海之九江為江之孔道。以入熊海。鉅圍築焉。而其上游則一由黃雀岡逕分水以趨珠江。一由石門以抱會城。此即楊僕樓船先破石門得越船粟者是也。今黃雀岡之沙口漸淺。石門則沙淤水涸矣。而九江以一水而受全江。欲圍不崩得乎。數年以前。水患頻

仍。歲稔屢豐。當事者引為已憂。疏請增築圍基。江流翕若。而愚所私憂過計者。竊以江水在天地閒。猶人身之有血脉也。血脉不通。其病在腫。不治必潰。然治之固貴培補。尤宜疏其下流。而後血脉斯通。漸有生氣。今江之上流。圍基雖固。而下流壅塞。可望其安瀾乎。廣屬若南新諸縣。常受水患。而香順諸處。每受水益。鹵田得清水而稻乃肥。安享其利。又慮子母生沙。横江截海。幾於變滄海而為桑田。下流既塞。水斯逆行矣。說者以其坦田升科。可增稅課。可補民虛。試思頻年竭賑。屢次增修。耗國勤民。得失孰多。不待智者而知矣。閒之利者害之萌。此亦當事者所宜酌劑也。生長茲土。利害頗悉。剝牀以膚。最為切近。因考西江之源流而備詳之如此。

龍川縣志序

龍於嶺海閒為縣最古。自趙尉令茲土。遂荒南服。歷三千餘年。名仍至今。地既久遠。意其閒經略制置。紀載於古者事必繁。而陸大夫賈南行紀。闕略無稽。由漢而唐。至宋賴資蘇氏。始作龍川志。第託以書事。考古者難徵。迄明宣成閒。乃有成書。萬曆閒林令增修。兵燹復燬。適百年。彭令有康熙壬子志。又十七年。潘令有戊辰志。於是義例始備。遂沿至今。又四十餘年。今

聖天子御宇。海內乂安。爰徵郡邑之乘。以成一統志。而某適承乏斯土。簿牒未還。其

曷能操三寸管。摭拾往事。傳示將來。雖然不敢辭也。夫事不鏡於古。無以證於今也。不述於今。無爲垂於後也。今即欲訪古龍川尉所爲經制規模。則往牒既湮。誠不可得。而千餘年來山川無恙。風景未殊。約略猶在指顧中。即近代志乘之可徵而信者。亦古今得失之林也。矧風氣漸擴而開。治道愈趨而盛。夫安知今不大異於古所云耶。嘗試證之前志。觀其制度之沿革。吏治之修廢。賦貢之盈虛。土俗人文之貞淫華樸。大率戶口由耗而日登。民風由漓而日高。井閭由蕪而日闢。衣冠文物由污而日隆。此固非守土者敢矜言旦夕致也。蓋數十年來。承列聖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而後。乃今彈丸邑。得以休息。非復古者篝煙蜃雨區也。然則志於今者。非即後事之師耶。予故於往古軼事。第補其殘闕。餘悉仍前志之舊。而於四十年來。凡朝廷之訓典。與夫大吏之興利除弊。暨守令之修舉廢墜。以及都邑民俗之丕變。士風節義之蔚起炳著者。詳記於篇。上之省志。以備輶軒之採。退而序其言於簡端。俾後之考古者可以觀矣。

羅履先鄰暈山房詩集序

余嘗好浪遊。每欲跡徧海內。與天下士交。髮未燥。即從先君薄遊瓊南。望洋而歎。讀海外文。謬謂有所得。甫弱冠。杖策踰嶺渡河。倘徉江淮間。氣愈豪。則益自喜。而猶以

來得交當世鉅公偉人為歎久之閱見稍殊衣輕而策肥者。卑不足道。其高者或標榜聲華。自為位置。大都皆羊公鶴也。則又悔吾之遊為無當。未幾。鱣門夫子。視學吾粵。以古學為斯文倡。吾黨二三子。若羅子履先陳子海六何子贊調陳子聖取蘇子瑞一輩皆從之遊。余亦勉自淬厲。私幸向之奔走四方。而不得其當者。今且庶幾乎遇之。詎謂見後。旋以憂告。二三子追隨絳紗。春風鼓鑄之餘。雖菑及余。余實未嘗承謦欬也。事竣。弗獲祖送。每誦二三子胥江驪唱。輒嗟歎不能已已。已而有治溪陳學士者。為鱣門鄉人。與履先為忘年友。以聲詩提唱於五山之麓。豪吟達境外。余將褰裳從。以為未得侍鱣門。得見其鄉先輩。如見鱣門焉。又以衣食馳無隙暇。去年秋風報罷。二三子各不相聞。履先方落拓為磨鏡遊。詢之。治溪已逝。然後歎十年前。奔走四方。而不得其當者。今既得於當前。而且兩失之也。今年夏。有省志之役。與履先襄事於粵秀山堂。討論軼事。發為詩歌。履先更出其近草示余。諦審雌黃。皆出二公手訂。鱣門之言曰。詩與為贋唐。無甯真宋。牧齋所謂精求於韓杜。而佽助以眉山劍南。是惟吾子。治溪之言曰。自科舉業興。人鮮實學。五都之市。碎胡琴者。紛踏虛聲。今羅君不僻處天末。亦幟將樹君所矣。夫鱣門分尊嚴而言覈。固然。獨怪治溪以大江鉅公。不稍自諱其言。與余向者之見略同。乃知吾黨固不可自薄。而余之失二公為可

憾。履先之前後得二公為當世子雲淵足以樂乎此也。顧冶溪已矣。金臺珠海。又復萬里而遙。履先且何以為情乎。不甯惟是。迴憶數年前。與二三子酣歌縱論。時不轉盼。而風流雲散。聖取蒲宦于江浙。贊調離從去。將㪅棲於桂林。若海六瑞一輩。俱不得志。散居鄉塾。而余獨與履先棲遲省會。以手腕供人役。一鐙相對。中夜悲歌。抑獨何哉。抑獨何哉。

山婆二堡碑記

苗疆既定之明年。大憲以善後事宜請於　朝。於是有屯田之役。余自丁巳春入黔承乏。分委經理三堡始畢。遂以九月入山。首由二嶺至山婆。踰圭翁斗巴。直達琴台。措置八堡屯田二千九百畝有奇。凡往來于役。輒息肩於茲堡。蓋臨深陟險。足繭萬山者。凡七閱月而告竣。殆將去矣。屯之父老子弟。以余嘗瘁於是。為其口分世業計也。更欲勾文勒石。以紀始末。遂執筆為記。曰茲山童然。綿亘衆嶺中。設堡曰普安。額軍六十戶。其北五里。於山梁設堡曰福厚。額軍三十戶。凡二堡皆山婆地。人授田中下錯。合計七百四十有二畝。田環山麓。所至山林溪澗。皆隸於屯。屯之外為苗地。封植井然。毋相侵越也。自履畝分田。肇於乾隆二年秋。至明年春而畢。城工始完。是役也。同事者為某某。而某實與有奔走之力焉。例得并書。若夫

聖主之訏謨。大人之碩畫。以及各憲之經理徹畝。見於全疆屯堡者。尚俟當代鉅公。磨崖勒頌。以垂不朽。固非俗吏所敢知也。是為記。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二

劉紹攽 字繼貢陝西三原人雍正中舉人官[illegible]知

沈彤 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人諸生與修三禮議敘九品官有果堂集

秦置郡縣論

劉紹攽

鄭伯行成於九縣。縣之名始于春秋之衰。至秦則盡天下而郡縣耳。班氏譏其廢封建而亡。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意。皆未揆後世之時與勢而熟籌之也。蓋封建郡縣。均有善有不善焉。多其國則勢分。勢分則力小。力小則易制。且私其土。子其民。夫孰不盡心者。非甚不肖。斷不敢自暴其所有。固不獨衆建同姓。為國藩輔已也。此其善也。而後屬疏遠。互相攻擊。甚或不貢不朝。爭為雄長。周衰之弊。較然可睹。此其不善也。郡縣則無慮是矣。第官是土者。率數歲而一遷。或半歲而一易。是方之風土人情。卒難洞悉於旦夕。迨其知之。甫欲有為。而差替之命已至。以故視其地若郵舍。馭其民若路人。民亦見是官之不常。止求貌承於一時。誰肯服化於永久。一旦王室衰微。土崩瓦解。略無固結之心。亡秦之續。求如東周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不可得。此其不善也。熟籌於善不善之間。則唯仍郡縣之制。師封建之意。亦曰久於其任而已。郡縣無不易之官。若其不道。固不妨朝拜而夕斥之。苟得其人。則必任以數十年之久。縱賚廣策勲。但崇其秩。而不遷其地。俾是邦之人。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則與封建之世守者無異。庶幾久道化成。三代可幾。何至勝廣一呼。孺子繫頸哉。然而官

制不定。苟法不除。雖久任之猶未善也。漢時法三章。令尹而上。太守刺史而已。秦法如毛。御史監郡。天下因以多事。宋元置觀察諸使。而吏事日棼。洪武初政。毀元諸科。竝罷行臺布按二司。而止皇子出守關中。始取守曰監國。從曰撫軍之義。而爲撫軍。旋即罷除。後逮隆萬。兵戈不靖。條例日增。又益之以巡撫。益之以總督。更益之以經略。而明不支矣。嗚呼。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復多一簿書期會之煩。牽制觀望之累。況復畏罪避法。又何以課農桑而興禮教耶。彼暴秦者。徒欲廢其君以聽命於我。徵發役使。快己意耳。烏足以語於此哉。

唐府兵論

論者皆善府兵之制。而未究其弊也。夫有事徵之刺史。無事散處田閭。三時力農。獨以一時講武。則其甲冑鋒鏑之利。戰守刺擊之方。不若召募之專且精。府之數六百二十四。各置折衝都尉。又有左右果毅都尉。長史而下。更不一人。人多則遷轉不易。因之沈滯淪落。人或恥而不爲。不若召募之自思用命。且丁年往役。皓首窮歸。其或一出不反。讀兵車諸什。深致慨於征戍。則又不若召募者。養之在平時。一旦置之死地而無尤也。然則召募遂無弊乎。夫以四方之衆。忽然而聚之。勢衆則易驕。驕則逐帥。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天子之命。幸不出此。而總其衆於帥。則帥強。帥強

則叛上。父死而子代。負恃而相軋。朝廷莫能詰。而累世席其勢。是皆召募之害。而府兵之所無也。然群聚而馭之以法。則驕志不萌。帥强而獨攬其權。則跋扈無虞。唯是百千萬億之衆。束手待食。爲可慮耳。且夫王政首在薄斂。三代以上。十一而已足者。以無召募之衆爲之累也。召募行而竭小民之勤動。爲一歲之輸將。朝廷不及用。官祿不及支。止令若輩安坐而享之。名曰衛民。適以耗民。雖有愛民之主。欲爲輕賦之舉而不可得。此議者之所以善府兵也。然亦有宜不宜焉。則在於因地而已。今夫邊疆海隅。敵人之所窺伺。爲關禦暴。王公之所設險。非屯聚而訓練之。事起倉猝。安能一時勦絶乎。則府兵不可用。而召募可用也。若夫都邑市井。刺史縣令之所治。四民室家之所聚。非有敵國外患猝起不時。不過宵小之輩。偶肆攘竊。但得嗇夫游徼。扞禦之而有餘。則召募無所用。而府兵爲可行也。如是而召募之兵自少矣。夫召募待食者也。農民生物以食之者也。待食少則生物必多。減一食之之數。增一生之之數。而有不物阜民安者乎。況古者納總納秸納粟米。唐宋易之以銀。總秸粟米。農夫之所有也。銀者商賈之所有。農夫之所無也。舍其所有。責其所無。如之何勿病。而何幸一減其數。不啻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既以奮武衛。又以紓民力。固非獨論兵者之所取資。凡欲行養民之政。以富斯民者。亦豈能舍是而他求也哉。

劉後主論

自古人主莫不欲親忠賢而常至於疏莫不欲遠邪佞而常慮其近者何哉疑心害之也所謂忠賢者必不肯阿意從事又必有大業在人耳目夫不阿從則疑其不能將順有大業則疑其功高難賞而邪佞者專事諂諛又不必有顯績工諂諛則不疑其愎戾無顯績則不疑其震主疑與不疑交戰於中則視聽既惑而是非錯亂方且疏其所疑而近其所不疑夫以疑惑錯亂之意施之政事則多違其宜而為所疑者愛君者也必起而爭之而益以滋其疑而不疑者復乘間而入以排擠之而忠賢者流遯絕足於人主之庭矣後主禪天下後世之所非笑也獨其任諸葛孔明而不疑則有足多者焉考後主之立也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終亮之世任不少衰嗚呼此伊尹不能得之於太甲周公不能得之於成王者也而得之於後主余讀蜀志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流連感歎不置也士君子懷抱材德淪落草野不獲一展其用幸而見知當世又或地遠人微往往以不竟其才為恨若其拔之稠人之中置之百僚之上可謂極知遇之隆矣而或以謇直見怖或以勳高見忌不必皆邪佞之媒櫱而疑貳已生俯仰之間初終異視即日顧命老臣言猶在耳而棄之者比比也其得退休田閒不至斥逐竄徙

濱於死亡者。蓋亦幸矣。況孔明在蜀。政尚清明。而不疑其嚴。事無大小。總決於己。而不疑其專。出入中外。典兵數十年。而不疑其偪。當其時。豈無邪佞如黃皓者。潛匿宮闈。出師一疏。所謂親賢臣。遠小人。蓋亦有為言之。而卒不聞信彼疑此也。即孔明歿。猶信其言。而用費禕董允。允禕歿。而用姜維。猶是孔明之所識拔也。嘗觀先主永安數言。謂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君子謂其猶有不能釋然者存。而何後主之任之生前。信之歿後。舉所謂最可疑者而不疑如此。此蓋太甲歸亳成王反風以後之事也。後世但嗤其亡國之陋。而沒其任賢之誠。抑亦過矣。嗚呼。使姜維而能如孔明。則邪佞如黃皓。何至用事。而蜀地沃野千里。何至北折而入於晉。使後世而皆如後主之任賢勿疑。則何至引李世勣許敬宗。以拒無忌遂良。而唐之子孫。又何至殺戮殆盡也。可慨矣夫。

嵯峨山記

古者建邦設都。必有山川為之紀綱。作鎮原邑。厥惟嵯峨。嵯峨者。郭璞以為峻貌。始見唐書地理志。漢為巀嶭。上林西征長楊賦與九嵕竝稱。蓋關中名山也。在縣治西北四十里。余於上年欲窮其勝。至峪口而止。乙酉十月。尋前盟。由峪口過第五閣村。名二村兩原對開。神意飛動。未遑行。且覽其槩。於時微霜初下。木葉未脫。林薄深積。虧

敲西原。清溪行其下。蓊翳不見。但聞濺濺激石鳴。循東麓幾曲。至楊杜村。取道有二。
其東上坂北行。逢橫木。通淳化。其西出阪下。兩原曠朗。多行田。溝塍交錯。蒔藝如畫。
溪中徧小石。水行其間。磊砢宕激。清音徹耳。行者步陰樾中。風泠泠來。鬢鬚動搖。因
憶都說言洗盡五年塵土腸胃者。其在此與。此為入山之始。冒青蒼。蔚施西轉。水深
路絕。躡石過。還視其環瀠衍漾砅衝之態。令人意永。不能遽釋。移步抵拱泉崖下。巨
石橫亙。水自罅隙瀵出。其他十數無窪坳。唯紺碧色涓滴瑽琤。如垂旒。如鳴玉。或決
或渟。竝立久之。逶迤度木杪。見屋角出萬綠中。曰毛坊里。里社古槐徑數圍。蔭數畝。
虯枝垂地。根奮迅負土而出。如數十虺蜴攢繼蟠動。知為數百年物。復冥密行。詰屈
數折。忽平綠藹然。林端既至。則居家村也。自峪口至此。皆略彴流水。椮木縱橫。多梯
與白楊。柿葉經霜。不異丹楓。風翻楊葉。聲策策。如按如節。兩原多膚少骨。而峻峭作
麻葉斂。不類童枯。行崖畔則天高地迥。雞犬桑麻。觸目成趣。行溪間則翠密環擁。嵐
光入野。榛煙出谷。磵渦上下。與樵唱相酬答。時有蒙泉。自兩旁谿壑交瀑橫注。亦皆
噴薄濺洒。顧盼不暇。偶然舉首。則嵯峨已在目前矣。折而西。捨溪登原。視向所歷群
巘。皆撫其頂。回首峪口。一青靄爾。須臾甜潦池窪渟泫瀅澈。蝦游魚泳。不十里。陟山
巔。五峯傑立。蟠繞東下。與中原東原相斷。迤邐不知所極。益原之高。拔地十尋。山復

據原上。俯瞰清河縣城宛在履下。坐揖終南太乙。霧崖玉案。㬠在目前。不俟足履而盡也。西望仲山九嵕。縈迴岩巒。北望甘泉以迄上郡。連峯羅拱。遠近環合。彩翠雲濤。相閤於暮霞雲樹之表。固宜見賞於相如。載筆於揚雄潘岳者也。通游者西行。越大石至山陽。輒云山上少木。不知其勝在山陰。其迹曼衍。忽在遠望。維山有靈。未許問津。

籌邊樓記

保縣去成都不五百里。而所治皆蠻。陳君衡北令之三年。復建籌邊樓於此。按陸放翁記。謂歷久無能識其處。淳熙三年。制置使范公成大作於成都子城之西南。望雞為僰道黔中越嶲諸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衛公故址意者在是。而蜀人士皆云在保。且以史稱文宗太和四年十月。公節度西川。作斯樓。圖蜀地形。訪南詔吐蕃險要。與習邊事者商議于中。次年九月。吐蕃將悉怛謀即以維州(即威州今保縣在此)來降。公所謀者吐蕃。則其所以作樓者。必于保矣。余竊惟維州自貞觀以來。叛附無常。衛公招徠復為牛相所沮。終唐之世。未歸版圖。過此保縣益近蠻巢。公未至維。則樓之不在保信矣。第嘗論蜀疆多蠻。西隅尤甚。自尤溪溝至維。又自維至松潘。民居道左。江邊兩旁皆山。均隸于蠻。形似一綫。保縣由維南瀉。勢如犄角。從中橫擊。可以掣諸羌之肘。

益邊方要害也。是以衛公籌邊。首事在茲。則移斯樓斯邑。不益見控制之有方哉。況今縣地不能百里。戶不滿三百。雜谷金川三齊寨環繞四面。舊治圮廢。令寄于維。居民畏偪。數請令歸。令亦以故不往。而郭羅克初肆劫奪。三齊寨與瓦寺爭殺搆訟。連年不決。陳君之作斯樓也。意有在乎。使當大任。得以廣延攬。日與賢士大夫講畫其中。功業所就。又豈在衛公下哉。余蓋拭目俟之。

游章山記

自什邡北行四十里。稍西曰楊柳場。蜀方言謂人聚為場。場後當雒水之衝。雒縣廢址在焉。循楊柳橋過雒水。折而北。緣溪行。甫過新開寺。山石嵯峩。劍拔十尋。入山自此始。拾級登。行石齒間。尚可騎。稍進。磴道嶄然。側立千尺。棄馬步至巔。纍纍皆大石。獨缺其中。若門然。是曰高境關。升堂而望。但見山尖萬點。在雲霧中。中忽岈然而開。下為大谿。雖無嘉木叢樹。覺天之高。地之迴。足以增長志氣。轉而南。復可騎。曲折行山腰。道旁離落居民數十家。曰鹽井灘。蓋前明綆水煮鹽處也。今迷不復識。有石梁架以濟。灘前為高橋。遙見酒戶青帘。飄蕩翠靄間。亦山中一大聚也。由高橋而東。水泉沮洳。無急浪奔流。以兩崖狹束如澥。故名大河。彌望無雜樹。惟梅成林。臘底春初。花葉開放。綺綰繡錯。恍然羅浮夢中。林盡徑忽仄。絕馬跡。不十武輒峯迴。詢之土人。

云八步坎。山僧雲樹繼修。視前為甚夷矣。休足佛光寺。寺嵌巖壁。不設垣環。以敗礁瓣𦵡延其上。老柏數十覆殿瓦。俯視煙嵐。冥冥出其下。大風來。振響林谷。殿角鈴鐸爭鳴。向晚歸宿高橋。次日藍輿行其北。俗呼中河。波濤洶湧。岸上卑篙遮。篁篠夾路仰不見日。凡數轉纔出。一峯當前。亂雲㒸激湍出其下。為響黃硐。含與斷竹為梯。扶而躋。如蝸鼠繚繞。比至山脊。已蒼然暮矣。仰視明月從東嶺上。清輝萬丈。下徹陵壑。星光倍下土。芒角縱橫。咫尺間若可捫。于時八月。露溼沾衣。不覺清肌寒骨。從者皆悄然魄動。不可以久。相與扶攜而下。復抵高橋。遲明尋故道歸。聞其西有小河。山更邃。草木泉石更幽。未獲果遊。俟諸異日云。

西征記

乾隆九年三月十日。制府上公偕余赴松潘。出成都西門三十里。過犀浦。一望平疇。溝洫夾道。流水潺潺。澄澈可鑑。或砌堰取灌。或竹竿接引。或浸淫橫界道。岸上楊柳排列無隙。垂絲千條。依依拂人。樹下月季吐紅。丁香布素。與草綠相映。盈渠野花。圓莖長葉。似蘐而花白。土人不能名。去犀浦二十里曰郫縣。少陵詩酒憶郫筒不用酤者是。蹄縣經崇甯境上。水木清華。風光如昨。時維暮春。菜甲豆肥。喬麥麰穗爛如雲錦。人居濃陰中。微露屋角。茅茨傍溝塍。薜荔延其上。周蘺種木槿芭蕉為蔽。饁婦餉

董遲回隴畔。因誦邠詩七月。怡然樂之。將近灌縣。忽青城從翠。灌口流聲。不覺耳目一異。縣城半倚山。不五里。二王廟。廟祀秦守李冰子二郎。史稱鑿離堆辟沫水之害。今為都江堰。蜀人德之。歲時歆享。離堆在其南。從公不獲往。渡江行崖壁間。自是緜平壞矣。三十里為尤溪溝。樹林茂密。多佳茗。細如榆。清新過松蘿。溝上楊子嶺。曲折陡峻。四人肩輿。八人執索牽之。望硬頭灘。山愈高。水愈壯。徑愈仄。陰森不見日。居者迫山趾。水次不能一畝。歷興文坪。抵飛沙關。黃塵眯目。大風幾挾人去。到汶川。蠻酋列陣來迎。酋長衣冠如中國。其卒衣皮鎧繪虎文。幗以氈。裝綿數寸。龐然大也。云可避刃。插羽其上。以多寡有無別。其器執矛則操弓。小如弩。鏃旁有鈎。入肉不可出。執籐牌則操刀。鋒尖而直。能刺不能擊。其人瘦小黧黑。輕健似猿猱。善走而少力。其民往來各州邑。負竹兜衣襦。童稚納屩。男垢面。女袒裼赤足。耳垂銅環大于掌。或繫之腕。每以十月出徼。三月歸巢。汶茂皆有之。而保縣多。縣城舊在江南。有李德裕籌邊樓。圮于水。里籍不滿三百。一都司守令寄治威州佛寺。以事過江。從籐橋渡。籐橋者縛籐索十數。綿亘江上。覆以版。甫履即動。風來益蕩漾。又有溜索。攢竹成巨索橫江。首高尾低。作斜坡形。渡者手竹版。居極滑。僂手按索上。索亦極軟。藉高下勢。滑而迅走。要須腕力。否則墜。諸土司來謁。皆襲於明。一襲自唐。考諸牒良然。孔子言夷狄有

國學扶輪社印

矣。論者第謂一時慨歎。詎知萬世後事有不爽。唐至今千餘年。中夏幾易主。而土官如故。因與上公感歎者久之。須臾過雁門關。左倚山。右傍大江。一夫扼險。可敵百人。晚宿汶鎮。次日至茂州。一副將與牧莅治。人稍密。然地寒不植物。唯梨頻婆牡丹甲於蜀。人家壘小石為牆。泥封其頂。不能蔽雨。而復擇木椽四五次乃堅。前經疊溪都司居焉。中間當路。不十里一堡。僅以石。明季獻賊不到。故完好。官道兩旁。猶有頹垣云。築邊牆護諸砦。來堵禦猓玀。當時稱便。見古人防邊之嚴。過鎮江關。山勢忽開豁為松瀧。即唐松州。或曰產松。或曰赤松子遊。今有赤松觀。潘州在郭羅克。明失其地。退而併名。一總兵鎮之。俗貴牛羊。牛性不馴。見人輒觸。常以索繫之橛。可食不可使。毛尺餘作纓。名曰牦牛。羊經冬乃肥。春夏疾瘯蠡。無他蔬。惟苦蕒可茹。自興文坪至此。風氣略同。山高而童。狀不一。或土或石。或石戴土。或積沙。望若朽腐。多穴鵲類鴟。漯漯懼作。江心亂石槎枒。水不能竟過。湧而立。搏而沸。盤洄而破碎。激而鳴。如萬鼓。如驚雷。人行岸上。對面語不聞。無五穀。獨青稞。青稞麩麥也。未熟而寒。故不黃。米自灌縣運入。味多變。沿江為路。於山腰鑿孔。橫受木架板。旁立木以支。空其下。古云棧閣。俗呼偏橋。夏秋水漲。飄沒不可再。聚崖谷趦趄而已。過午風起。居者閉戶。猶有飛沙擊膚。行者瞋目。率早征避之。其地唯沿江一道。通行旅者。屬中國。兩旁山上。雖聲

教所及而隸于蠻松潘亦一城城外四圍皆蠻夷所謂一綫望中原者上公曰是孤鎮宜益兵

鄉徵記

閩之建甯屬縣二曰建安曰甌甯境域遼邃民多山居竟歲或不入縣令是者率季冬歷村落督逋賦名曰鄉徵雍正十年鎮洋王公時翔令甌將舉是約以一從冀一僮一役往客爭之曰君行日主進夜必會之民多道遮行乞判狀損二記室與傔僕從胥徒數十人毋省輿馬食飲問甲長意重煩之俾知吏來不易早急公也建令亦期往盛騶從且偕牙儈孺丐行太守聞之急召公曰國家惟正在此一役君儒者也約已懼無以集事何弗詢建令公皆謝之太守賓客相與目笑之曰迂比出舍甲長道見公色大沮呼之返巡甲長斂賦者也令行責供具甲長藉肆侵吞聞公損舊例則無以魚肉公知其意詣人聚集父老子弟曰鄉徵所以便汝曹無跋涉省糧糗也顧輿騎廝從粱肉芻茭供自甲長甲長於汝曹取盈視糧糗費數倍吾故單車弗挾客會計判狀力能辦則決不待時否則歸而治之非晚日需飯一盂蔬一盤令自治之安事屬民為於是甲長束手不復肆於鄉父老子弟固已心焉感公矣而建令到鄉輿蓋甚民憚之皆亡走山谷巖石閒令不得民則搭鎖啓扃掠取雞豚牛馬米鹽

之盛斗儈估以入賊日室則令爲之卜其戶爲之斷民益相戒爭輔之時時以德公
而理民設其令如前故置不復也今停數日無所施乃歸郡縣中以求歸屬獻城
而不可作賊僧持白布則市而酬日驢馬卜其戶乎無得而獨前人賊然盛而斷之
撫鎮持銀來報捷稱摩舍道不得行者決而而賊竟公上者理今世下亦大守官
吾乃相與數公之不逮備之可用

宋輝之傳

少時耳宋輝之名以其鴻郁詳也友人邢瑞溪曰吾知之家富平好施然賓禮以承
有渭南石時與老儒於輝之鄉見而奇之縱令登以其值給之發揃鄉門偏諸諸將
史自朔延夜渦下十餘到不復每丁夜起都睢酬猶附度然群條不為早曲學成
贅下改安晴迎侯張勇方少賤於伍常從下輒效心奇之處其功至建牙欲倚傍輝
之不可乃以千金壽其母迎與俱事必諏而後行其秘謀密計人莫得聞然勇所向
制勝皆本於輝之故秦人語曰勇之功輝之功無何吳逆蠢動勇將師鳳翔寧羌固
是時三藩聯逆猖獗自大散關以西皆觽於逆逆已兵關口有悍將馬三保在
漢素所委任傳令三保至兵始出秦隴諸戍乎洶洶無關志日夜望三保來即款附
勇雖擁重兵而部下解體一日迴翔與室輝之潛至拊其背曰遵公無以逆故勇慴

然曰。將若何。曰安坐封侯耳。再問。不對而出。勇思居恆遇機要。釋之不盡言。而書語隻詞。靡不奇中。乃一意堅壘。嚴斥堠。申約束。上伍肅然。既而三保為子聖擁遷延不至。七月淋雨浹旬。軍皆沮溺死。勇鼓行覆之。不交刃而寫平。逆授首。蓋天祚 聖朝而釋之先見若此。事定。勇受上賞。封靖逆侯。侯數高傲睨。獨嚴憚釋之。釋之視一切世故泊如也。獨師事哈興。於是讌。大陳金幣。邀哈興至。欲拜之。哈興瞪目厲聲曰。吾始以若非常人。乃為他人作嫁衣裳。反以是啗我耶。不顧而去。釋之奉母遷青祇布襪。遍遊名山川。勇蹤跡不可得。或云訪玉懸異於華山。入不返。當靖逆侯時。天下初定。呼吸風雲。凡珍奇瑰異。王侯卿相所不能致者。皆歸於勇。勇必為釋之壽。釋之曰。若功成。吾去矣。勇固留。防衛甚周。一朝扃戶不啟。勇排闥入。則釋之遯矣。几帳依然。所貽金寶珠玉。皆區之土牀中。籍記分寸不失。夫天下衣冠古幅。籍籍稱自好。而謟錄成和。所爭逐蟻反頹相向。視釋之為何如。哈興卒無聞。士論尤高於釋之。釋之能前知。世多異之。或伺其出。竊發其篋。亦無他奇。惟多有太一占。

張溪鄭先生傳

張溪鄭先生。名壽述。字孚也。張溪其別號也。世居閩。占籍福清。從建安。祖父皆以學行顯。先生幼有神解。九歲通尚書毛詩戴記左史。處宗入家。戲為文。偶效左氏晉命

畢露伯叔兄之私意。此示人以奇節之所在。礼於學林蔣淡者愈矣。一見加敬。敬請
有孔孫董鳳鳴羅淇洧德平。留者作序敘述以文彙之。鄉先達傳文礼非名謹不與。
先生尚以畢手識數。數十年依其前輩許謝一十。補不手永班然。不負於鄉。辛未
下第。寂拔入與論契義。間寓先甥許蔚。亮乎心切。亦指示明德之人。可以時居濮上。
對岸渡生池。有高僧者。常開講。必扶杖過溪聽數日。偶謁先生回。居土有談性理者
祠已遂禪宗矣。其感發人多此類。丁亥授開州。安令任京南宮一十步。濱河雄縣所
開地防禦滑洲。兩河分司檄符牽帖式。遊城而居。然丁河所錯綜。沒其民授無已。令
是者得依連例。雍正本縣事倚定茂。取持公論。民亦皆之。存餘而已。先生至備風撫敘
法。憲有數民爭於庭。不問誰何。據理辦之。受責者感數十。俯首聽其去。發憾形于色
縣開督例。用丁役沸怨。欲以角闘及再犯執之如例。不少動。攻略推責於縣帶下。
撤他邑廉理。不能移先生判。然後乃巧伺隙圖中傷。久之不得。無如何。始悟服。識其
下勿犯。自是民氣稍伸。得安堵矣。歲修永定河。椿葦工料。取給宛平、良鄉、永清、東安
霸州及固安六廳。而五邑稍遠。河員平日既不備椿料。一遇急工。輒責之圍。採椿麻椒
歲供至數十萬。固民不堪。多逃散。而責者如故。先生陳其狀。一白總河。再白撫軍。未
即寵除。而追呼稍緩矣。丙申。以失出。被謫赴道。勞役下千人。聿不得休。附道之不

出。乃倩輿即有投館檢校弗復百餘人。款門請入。入則縶衣涕泣。先生令止涕夜話達旦。而特復雞黍來新米粢。已填門累日。既歸。祭木石居。廣不過一畝。往往縈蓋樹。澗壑溝洫。時復援琴舒嘯。旅里至。笑語移日。雖庸夫俗父。亦必盡歡。生平篤至性。雖當於文采。未嘗為風雲月露之詞。本根所觸。則研墨濡毫。穆穆萬言。論古今忠孝輒慨。精神煥發。聞人節孝。使欣然神往。教諸子孫。殷殷以敦倫為先。方十歲。屋燬于火。王太夫人老。不能疾走。先生與老嫗踉蹌負之出。前太夫人康氏殯。纍纍求郡僧耿逆分疏。圍東鄉而有之。平原廣野。盡為戎地。或行其處。重繭趨。相戒裹足。雖祖宗墳墓不得上。遂逮及所先生憾焉。與伯兄昌世公日往來榛莽中。求得之。王太夫人殞。柩停西郭別室。颶風作。狂飈數挾人去。而點如蟻。先生處壞屋及柩置兩楹視。撫棺悲號。守之終夜。初以家貧。與伯兄分灶。餬口四方。數月一歸。各不相值。唯省試得儀。相依數日。別必淒楚決訣。後官閩垣。迎奉就養。性命一之。陳門姊早寡。葉門妹貧不聊生。皆置之安全卒之日。伯兄訣之曰。其子吾子也。撫育之。教誨之。為之授室。為之資生。復攜以入太學。吾自為謀。亦復何加。又曰。更念吾生無僮僕。死難葬殯。衣推食讓產分財數十年如一日。尺布斗粟。又其餘事。又曰。弟質直好義。孝友根以待姊若妹如吾。撫陳葉諸甥猶子。論者稱為實錄。蓋其至性有大過人者。今時倘一貌

甚馴。比歸。畜之木石居。先生徜徉嘯歌。鶴亦起舞。清唳數聲。如相酬答。忽一日死。先生心動。越數日卒。年六十七。子三。次早世。長石幢先生方城。季芬鄉先生方坤。皆為名進士。石幢今令新繁。芬鄉守沂州武定。九畹子曰。余與石幢交七年。見其踐履篤實。言行無違。既聳然異之。竊念其世德必有可考者。因得觀先生行述。令時多善政而聞之人第稱其至性過人。嗚呼。真知先生矣。昔明道程子嘗為令。伊川作行狀。詳其道。略其事。得非彈丸百里。道大而事小與。余故於先生僅取數事焉。

王小山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時翔。字抱翼。號小山。江南鎮洋人。父野水公。高蹈海濱。有潛德。先生幼穎悟。年十四。始就外傅。一歲通易書詩三經。為制舉業。及成童。背人作詩古文樂府。藏弆甚固。同里徐龍驤族子策方為高才生。見而異之。攫以去。流聲籍甚。戶外屨滿。而與同學友顧陳垿為性命交。嘗約入山講經世務。兩家嚴命不許。乃止。游吳門。受經於易亭楊公。歸益自奮。宗老蘆中公比其詩高啟。選刻邦彥十人之作。為蘋新集。先生年十九。與焉。隨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婦家吳郡之赤松山。往依之。擯絕人事。學期有用。嘗著三史摭言數萬言。上下千載。論治亂興亡之故。見者服其英辨。又嘗纂錄諸經義疏。擷其精要。靡間寒暑。無何。省試屢蹶。北游成均。徐大司成目為國

士。呂少司農讀其詩。曰所謂御二龍于長塗也。海内名輩。多傾心交之。試京兆。薦而弗售。僦紫車出都門。意不自聊。遂就閩豫學幕。非所好也。雍正癸卯甲辰。再試京兆。同考皆拔薦而卒被落。通江李侍講鍾義。薦修三朝國史。不就。慨然南返。扃戶絶交。惟與海甯釋至公爲方外友。後以授徒往來吳郡。北平黃少宰崑圃。寓居寒山之左。先生攜二三弟子。相與吟唱於江楓漁火之間。意甚樂之。會詔求方聞之士。興安刺史沈公起元。薦先生。被徵入都。授晉江令。晉爲閩劇邑。多訟與盜。先生惟以誠感。就質者必得其欲。兩造俱懽。或負嵎抗匿。他人列卒收之不得。先生命一介往呼立至。數月。改政和。邑小民貧。僻居山峽閒。先生嘗微行詢民疾苦。纖悉畢至。力爲釐剔。由是野無一盜。獄無一囚。乃葺署東偏之玉成堂日引諸生講課其中。嘗得句云。公餘閒講席。高館對秋山。一時稱其雅量。未幾。遷甌甯。地廣於晉。事繁於政。先生辨色而興。夜分而寢。日求所以牧民。除鄉徵積弊。人甚德之。語見鄉徵記。鄰縣有蜚。甌獨無。先是在政和。西里患虎。遣獵逐之。一夕入古田山中。二邑誦之。比於虎渡河。蝗不入境。撫軍趙公國麟。而引東漢循吏傳以稱遂遷漳州司馬。先生治三邑。晉與政皆未及期月。甌獨二載。初去晉。士民挽之不得。詣縣請見。聲放哭。日負束薪斗米鮭菜之屬。叩頭置門外。拭淚去。趾相錯也。就道。傾城出

祖。至洛陽橋。三十里不絕。多泣下。士大夫歌咏其事。或繪洛陽泣別圖爲故實。去政惜其去者如昔。政故名宦推高公。于公。高有祠。于有碑。乃爲先生設位高祠。復立碑與于竝峙。及去甌。甌人奉以尸祝。爭建去思碑。地遠弗獲與者。摛石工增名碑陰之際。至無可增。則旁皇歎息去。先生亦重念甌人。徧召諸父老。設酒果于庭。與之坐。言家常事。諸父老泣。先生亦泣。比行。懸絲焚香。餞於路者三十餘所。觀者填溢。僂輿不得前。脫乃解散。司馬治南勝。爲蠻碉。適巨匪葉揚結黨瀨子坑暴鄉里。先生督兵役乘夜入山捕之。遂平。以積瘁移疾歸。乾隆元年。大臣薦。 召見。補瀘州同知。時布政使某。由大中丞降撥。恣睢暴戾。性復忌刻。屬官畏之如虎。晉撫亦降心從之。獨與先生善。人問其故。先生曰。程子云。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又云。今與諸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一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吾之獲上。以此而已。三年。遷成都守。成都全蜀總會。專事酬酢。而司馬某工諛。樹黨。互相膠結。招搖納賄。復與守幕朋比。合己者助之。否則排之。或陷以事。全省爲動。近邑尤受毒。先生獨中立。幕欲借事作奸。輒抑之。司馬某深飲恨。而官方自是一振。乾隆六年。議徙涼州滿兵駐成都。初兵發。從土購人少。成都食物。視他省爲賤。秦楚閩粵之

民。多往歸之。月增數萬人。因之諸物騰踊。昂於他省。增兵則民愈困。且欲壞民屋築城以居。人情大恐。勢不可解。先生力白布政司關公。昇草狀陳制府。事卒寢。漢州某氏有外遇。憚夫知。密謀殺之。埋其屍。其弟聞之。未遽控。三載無驗。先生一鞫而服。得其屍磔于市。人驚其神。先生與人接。藹若春風。遇事精明。必不可惑。多此類也。少好學。初欲以文墨馳騁當世。爲吏非所好。然猶欲立功。會 國家承平。憲章完具。無以自見。故常鬱鬱。年七十卒於官。性狷介。非義不染。去漳州時。行李蕭然。漳民念之。餽贐者蒲伏羅于門。先生憫其意。但取米一掬。松薪二尺而已。平生多著述。意小不愜輒燒之。有小山文集十卷。小山初稾三卷。續稾五卷。後稾二卷。小山詩餘六卷。溫陵小錄一卷。啟事偶存一卷。藏于家。子景元太學生。亦嫻風雅。種竹衆詩有曰。歸意已如秋月滿。癡心猶種隔年花。識者稱之。

九畹子曰。先生自爲家傳。有云嘗竊著作承明之廬。當時大臣。非無知之者。竟蹉跎以老。命矣夫。晚雖被薦。奮志功名。而僅以郡縣自致。缺然無以酬其志。世有抱負非常。得無望先生而慨歎不置哉。

遊包山記　　沈彤

石公山

太湖之峰七十二。名者八九。包山最著。包山之勝數十。名者六七。石公最著。石公之山在包山東南隅。少土多石。周可二里。三面湖水環之。有小庵負其西壁。庵之北為歸雲洞。洞高廣可二十尺。相傳舊有石垂洞口。如雲之方歸。故名。又北為蟠龍洞。在水厓。洞旁石恣嵌空。多竅穴。或逶迤數丈。作龍鱗狀。有名為石梁石琴者。俱倚厓跨水上。厓折而東。為山之陰。多小松亂石。上有石。方而平。如臺。宜觀落照。自臺東下。為山之左厓。厓北有十三折。頗曲屏斜闌。每折異狀。厓南有巨石偃僂。似老父。為石公山受名焉。旁有石姥。稍高。石公之上。有劍樓。高四五丈。廣十之。中開五尺。體斷勢接。廉隅闕殊。望之夾樓刺天。弄碎偵鋭劇。若攢劍鋒。其名者曰風乘。穿雲礙。劍樓之下有明月坡。廣容數百人。月夜可嘯歌其上。自坡而上。西折為山之陽。有聯雲嶂雲梯。雙峰競躍。然然乎齊。又折而北。為山之右。有夕光洞。中有石如浮圖之倒垂。日夕返照。光熊熊然。石堂花冠洞在厓下。水方出沒其中。又北即小庵也。余以康熙五十九年孟春。來舍於庵。得周覽山之體勢。與山石怪奇之狀。而知其名不妄傳。故詳記之以示世之好遊者。

林屋洞

石公之勝既窮。將以來朝至林屋山。探洞天之勝。因焚膏披圖。悉識其名蹟。夜半夢乘風往林屋。遂入洞。見銀房闥廁。深林陰沈窈窱。幽光四耀。乃步金庭。拊玉柱。戲珊瑚之林。擊鼓考鍾。舞燕吟龍。洋洋融融。忽驚以寤。天亦已旦。而風雨滿山。霰集雪飛。悄然端居者數日。及晴。復辦裝命侶。望山以趨。直走洞門。山之峯崖巖嶂。峻崄嶙峋。悉不注視。短衣草屨。秉燭而入。門內殊高廣。可立數十人。通日光。有淺水。再進。又有小口。窅然以黑。高三尺許。而積潦沒膝。曲行二三十步。石益下。水益深。又燭多隕滅。無以前。遂出。憮然久之。乃繞山周折。登峯拔崖。穿巖倚嶂。觀所謂臥龍伏象仙幛曲巖諸名勝。目行心開。俯仰徘徊。吟嘯相和。以適以嬉。至於日落烟生。四山漸冥。然後相與拔足而去。是遊也。雖未得深探洞穴。而極山之諸勝。亦足以償所願焉。古人常謂進止之節。得失之數。愁歡之時。莫之可強。吾於此遊益信。

碧螺峯

自林屋山東北水行數里。見有峯拔層巒之中。色蒼翠而旋上者。碧螺峯也。稍近而峯巔叢石。若翔若集若昂若俯若蹲若跳。皆爭出奇勢。來效目前。登陸至其趾。多方石。相倚壁立。中有蹊可往復周覽。西北面無石。石皆在東南。周不及二里。高可三十

丈。升巔以瞭。則高陵巘岡曲澗。樓亭。松柏竹木交蔭其上。綿延數里。蒼翠蓊鬱。湖風寂靜。波伏不興。偏舟數葉。若鳧浮鷗眠。其獵脩如。瓣然以槳將反乎舟。忽有白雲紅霞來浮峯巔。丹碧青翠。下上相映。仰瞻流連。不能遽去。

縹緲峯

登碧螺峯頂。已極眺望之樂。又自北而西行四五里。歷涵雷二峯。而至縹緲峯。南施峯高可數里。崢嶸插漢。心快之。遂取道泰家嶺。策杖以上。直造嶺末。於是雲濤天闊。風輕日明。環湖之南。東折而北。山脈指複。如伏如舞。林木攢蔭。蔚蔚蒼蒼。通二三百里。縈繞非絕。湖吞吐百谿。噓吸三江。少輸廣受。瀰漫浩淼。沿波瀾散合。雲日俱邈。七十二峯。或直而鋒。或斜而倚。或橫而背。或曲而向。皆破水投波。如沉又浮。縱覽既久。藉茅仰卧。天宇穹窿。浩然長空。心目益曠。肢體皆適。起而俯視。夫山叢離。若兒孫之拱立。村塢稀錯。澗壑縈回。修竹長林。紫龍幽邃。高堂巨殿。雜厠其中。赤白隱見。茲峯所覩。與碧螺登望之勝。遠近大小。真實然。其不侔矣。夫登高則見遠以大。登愈高則遠者近。大者小。而其見又殊。昔之人所以欲至其所不至。而不肯僅得其半也。日昃。跡躧數息而下。

龍頭山

縹緲峯之南數里。有支山二。東曰枝山。西曰龍頭山。枝山大而多土。無可遊。龍頭山多石。石之奇與石公等。有三峯周可三里。南面岸太湖。水齧其趾。尤多奇勢。中有一巨石。類龍頭。故山納其稱。余自縹緲來遊。登高降深。環攬二三日。凡石之奇者。既熟觀以悉其狀。而為上為下。咸可品目。龍頭之石。昂首張口。揚睛奮鬣。風濤來迎。矯焉若乘之以飛。雄傑而軒舉。最為怪奇。自龍頭而外。其奇之最者。東則有龍門小洞庭石。西則有小龍門蜂房石石鼎。龍門高澈如門。有宇有柱。環立四垂。縱廣三四丈。多彈窩。小洞庭石屹立水中。峯巒森聳。隱然有七十二峯之形。小龍門高廣減龍門之半。而其狀惟肖。蜂房石色黃黑。嶄巖若具孔穴。倒垂壓上。密如檐。石鼎凡數枚。形方而鐵色。各有足。相倚峙立。其奇之次者。萬羊岡之石則色白。起伏蹲臥。遠望若羊群。幽谷則石勢翻騰。如波如雲。亞當龍頭之北。其他諸石。有若板倚者。屋穹者。冰裂者。樹根朽者。虎踞獅坐而熊羆立者。不可勝數。亦各擅其奇。然其品又稍下矣。龍頭與石公。皆以石著。而石公之石。奇者輒有名號。龍頭之石雖甚奇。而少佳名。故余於諸名者外。畧以前人所形容者名之。若小龍門蜂房石石鼎是也。

消夏灣

遊龍頭山畢。遂放舟入消夏灣。灣納澗吞湖。周二十里。其北臨以縹緲峯。枝山龍頭

分抱左右。豁處有若門闕。中浮小洲可數畝。上有古廟。其下枯葦被之。漁艇多泊焉。水禽山鳥飲啄成羣。回舟而南。望見門闕外數里有山障之如屏。波濤飆起。層巘叠巘。其內淵渟平曼。水紋綺皺而已。緣厓岸行。多良田沃土。青樹素英參錯搖颺。四面如一。頃之則洲下漁艇鼓枻四散。歌詠相答。聲響綿邈。令人意移。舟子謂余此灣舊傳吳王避暑處。夏月蒹葭蔭水。芙蕖翻風。清香瀰灣。勝景不到。於時益尤勝云。

石公庵

石公庵在石公山西壁下。因石結宇。負山面湖。左偏有閣。閣後有亭。皆高敞軒豁。守庵僧三人。咸樸以愿。有嘯巖者。多結禪侶。識山路。余寓是庵月餘。二旬出遊。輒邀嘯巖相導。故歷奧區僻境。而未嘗問塗。飢而倦。則就其傍寺院而食息焉。亦不及偃居庵十餘日。多在亭閣。陰晴昏曉。雨風雪月。湖山之象。變換萬千。觸目怡情。余亦有取焉。故於去之日而并記之。

都督洪公祖烈傳

洪公祖烈。字定遠。一字山峽。其先休甯人。祖暘。客於蘇。遂為邑之盧墟人。祖烈少負氣。喜讀兵書。慕古忠臣名將。及長。從當世名節士相砥礪。中萬歷四十四年武進士。授金山把總。陞汀州守備。天啟三年。以安邦彥危貴陽。調祖烈赴援。至則奉巡撫王

三善令剿賊。攻金刀坑。克之。攻平塘臥墕。克之。攻樂塴石骨等三十餘寨。連克之。獲劉岡等二百餘戶。圍孫氏濠。降之。閏十月。三善自將兵督陣。祖烈攻破畢節寨。追奔至七山箐。遂直搗大方。大方者賊巢也。三善令祖烈赴省報捷。總督楊述中令護餉仍進巢。往來數百里。兵不過千人。撞搪出入。賊雖衆莫能挫其鋒。以功加銜副總兵。尋以調兵溦江。留鎮偏橋。會墨腳苗焚劫糧艘。祖烈以二百人禦之。敗苗兵千餘。苗復糾生力三千來致死。祖烈扼險以待。終不敢犯。督撫交章論薦。而閹黨崔呈秀。方為兵部尚書。賊殺邊將。荼毒正人。知祖烈素從周順昌文震孟遊。惡之。格不得上。崇禎初。都城戒嚴。命守西直門。時中貴肆橫。諸將爭屈膝。祖烈投劾求去。戎政尚書閔某慰留之。尋調神樞營參將。復調守湖南。數請。忌者中以考功法。坐降調歸。既復以南京兵部尚書李邦華薦。起補龍江水兵遊擊。常憤時事。數求去。而本兵亦輒慰留。累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時福王立南京。祖烈屢上書言兵事。不報。復與馬士英阮大鋮忤。遂罷歸。　國朝順治二年。嘉善吏部郎錢棅。籍鄉人為兵守禦。延祖烈主其事。俄而兵潰棅死。祖烈乃仗劍入閩。從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同守仙霞嶺。三年八月。　大兵至。祖烈力屈。擁見貝勒。迫之跪。祖烈屹不動。貝勒壯而欲降之。祖烈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不忠不孝。何以生為。明日復擁見。令輸餉。祖烈曰。有餉則能

戰何至於此。嚼舌噴血大罵。乃令驅出斬之。祖烈奮躍奪刀刺胸死。是日為虹大鵬皆不屈死。已貝勒念三人忠。衣冠斂之。祖烈門生王正苑僕進興扶祖烈柩歸葬於其縣某所。子明楨。高才生。削髮入山。尋卒。

論曰。余始觀殉國彙編。知都督以守浦城死。及觀蘇州先輩小傳。復知其歷官才與節槪。既得禮部郎洪琮所撰家傳觀之。乃悉其前後事之詳。琮撰都督傳。本於其家孫琦所述行狀。未敘死節。又其門人與僕所親見聞者。較他書其可信者多。故今采琮語為本以作傳。至明史傳鄭為虹黃大鵬俱不及都督之死。殆史館無琮傳諸書。或有焉而莫之信故耶。若浙科塘洪氏譜。謂都督歸老盧墟。是但聞其罷歸於福王時。而不聞其入閩後之死節也。若以是而疑之。過矣。

牛公渠碑記

胡釴

水利之興。蓋詳其始。記稱伊耆氏始為蜡。而祭坊與水庸。蓋自唐虞已然矣。周禮匠人所載畎遂溝澮之法甚詳。知三代以前。無適而非水利也。自阡陌溝洫漸次荒廢。而後水利之說興。然其善者。下以富民。上以裕國。就一域而程力計事。亦當與古同。太史公河渠書。暨元史河渠志。可考而知也。秦邑故山僻地。土瘠民貧。水澤鮮少。唯隴水自北來。差足沾溉。而自古沾溉所及。纔城西數十畝耳。其城北十里平衍之地。雖瀕河。顧地勢少高。民皆無可奈何。相與安焉。乾隆二年。牛公以名進士來宰茲土。不期歲。以教以養。湛恩汪濊。凡有益於民生。罔弗悉心刮剔。力為舉飭。暇時課農出城北。巡視河濱。曰是可渠而灌也。會　朝廷詔郡縣興修水利。公乃於五年春。銳意為之。計水道之遠近淺深。徑直迂迴。躬為相度指示。數月閒支析派分。以畜以洩。犁然就緒。向所謂無可奈何相與安焉者。一旦化瘠鹵為井牧。迥出乎意外。然後歎邉方小民。渾沌朴鄙。誠重可愍惜。而牧民者之責。非保赤誠求。未易言稱塞也。昔李冰鄭國諸人。言水利。厥功雖偉。竊意巨川平原。較公引杯勺而屆注咫尺之地者。或易為力。然皆載在篇籍。稱於後世。公少年讀書。有志三古之政。故小兆其端。而利人濟物。勤懇如此。使得宰天下。澤被生民。亦如此邑矣。因略敘其事。勒諸石。既永吾曹感

祝之私。且俟異時續修邑乘。以上諸　國史者。

鄉貢胡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某字輝涵。號東園。太學生。旌表耆壽樂鳳公伯子也。卒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年六十有六。乾隆元年十月十一日。將從樂鳳公葬於南村先人之兆。孤子錫以長孫主祖父葬事。不獲詳具先生行狀。乞銘於鄉先輩。其弟之子鈛乃再拜抆淚。謹誌其大略。曰鈛少時嘗戲伯父側。伯父試叩以四聲。或偶中。輒喜曰。此兒可教也。他日幸列邑庠。當盡以吾所學授之矣。後鈛年十餘。始應郡縣童子試。而伯父卒。踰年始入縣學。又十年。貢入太學。乃竊學為詩古文辭。追念伯父平昔之語。旋求遺文。則殘缺不可得。或得其一二。宏肆博綜。讀之不能盡其緼。嗚呼。鈛生既晚矣。蓋聞諸父兄。伯父早為諸生。與叔祖玉山公俱負盛名。每歲試冠其曹偶者。非伯父即叔祖也。然伯父初不以時文自喜。或勸取科第。就功名。笑弗應也。方是時。吾鄉先輩多溺於時文。而予家自前明中丞公。至高祖別駕公。世以詩古文辭相傳。故伯父與叔祖獨習為之。會鄉先達有宦於閩者。致仕歸。從南方傳詩古文辭之業。以倡教於鄉里。伯父與叔祖遂起而和焉。叔祖齒少於伯父。秀挺天賦。本色風流。筆舌妙天下。而伯父多讀書。厚養氣。取精用宏。融鍊決擇。學力為尤深。記鈛少時。伯父年且老。猶日

覩書不厭。凡案所陳。如天下風土語言。逸文野史。名山大川。草木蟲魚。稗志之屬悉在焉。嗚呼。是可以見其學無所不窺。而欽之不獲親承庭訓。為可痛惜也。伯父生平。任天真。翛然自得。絕無世俗矯飾態。性至孝。自年五十餘。時時攜酒從王父飲。啼笑如孺子。每請事。必整冠肅衣而前。凡欽所未及見知者。可類測也。雍正二年十一月六日。以長至令節。復具酒蔬。從王父飲。醉後忽痛哭不自禁。且曰。昔吾曾祖別駕公以六十六歲卒。兒今六十六矣。王父怪而怒之。揮之去。歸至寢將臥矣。忽起索溺甫。遂卒。而叔祖早卒於康熙四十九年。亦純孝至行。從祀鄉賢。伯母蔡氏。邑增生贈中憲大夫諱珩公女。蔡固世族。有家法。伯母以兵亂故。十三歲歸伯父。執婦道無失。年三十有九歲。先伯父卒。子一人。長兄錫也。女一人。今伯母安氏出。適故鄉進士邠州學正薛公諱繼州季子。銘曰。

情與貌。行與文。俱彷彿乎古之人。胡不壽其身。惟有遺書以貽子孫。

馬孺人傳

孺人馬氏。河南郏縣人。繼室於同邑古村之劉翁。生一子而寡。崇禎末。中原流寇起。孺人嘗指後園井。語家人曰。脫有不虞。當索吾於是。比寇氛益急。里戚婦女皆出避。要孺人與偕。默弗應。固要之。則應曰。吾計之熟矣。吾閉閤不出。猶冀匿離壁以免。出

而遇賊。身之不免。且重辱。凡所爲婦女。遠丈夫也。而吾又嫠也。蓬首垢面雜稠人中。匿草間求活。雖幸免爲辱已甚。吾弗爲也。乃令奴機警者伺門。而身恆不出堂帷。無何盜至。見堂宇頗壯。即縛門者施拷治。索財物。且訶主者爲誰。門者惶遽。曰主翁死。郎君適遠出。家惟主母在耳。孺人立堂後。微聞其語。曰嗟乎。誠不免矣。趨自沈於井。賊踵入。大索不可得。既見其自沈也。怒下之石。毀室宇以去。其子歸。倉卒穿井旁瘞焉。當是時。孺人年三十餘。子年始十五六耳。已而子復爲賊所掠。念當殉母死。即宗祀斬焉。可奈何。乃槖金以往。爲賊牧圉。賊所虜婦女。陰資遣之。先後所存活。暨保全名節以什伯計。乘間自拔歸。卒立門戶。初孺人之繼室於劉翁也。翁固素封。居鄉好行其德。所解推施與不可悉數。孺人不惟將順。且多所獎成。咸里稱歎。謂是寬柔婉嫕婦人也。及其遇難也。則又慷慨以死。

論曰。德言容功。順婦之常。閫外無稱焉。其以節烈聞者。皆遭逢不幸者也。顧以幽閨姓氏。而載在國書。焯然暴見與忠臣孝子。競其芳烈。抑亦厚幸矣。若孺人者。潔身取義。而遭時亂亡。不升於有司。不被於朝典。百有餘載。幾就湮沒。其誠不幸與。有子克家。數傳始大。乃得從易代之後。表厥遺芳。縉紳先生爭致篇志。一時流傳所至。咨嗟慨慕。如親見之。而向所謂旌於先朝。載諸前史者。反在若存若亡之閒。莫得與今日較

嗟乎。鬱之久而發之彌光。若孺人者。可謂尤幸矣哉。

唐府兵論

秦蕙田

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也。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統天下之十道六百三十四府。中外相制。上下相維。勢如臂指。其利一。士無失業。可以省養兵之費。其利二。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煩。其利三。無事則散耕。有事則聽調。三代寓兵于農。而府兵則寓農于兵。夫寓農于兵。是兵農雖分。猶不分也。其利四。調發之時。更代番休。使天下無長征久戍之兵。而民力不困。其利五。兵興則命將。兵罷則將歸。使將帥不得有其兵。其利六。兵不精者。罪其折衝。甚則罪其刺史。責成既專。則士皆素練。其利七。兵皆土著。安居田畝。顧戀宗族。人自戰。家自守。無逃亡轉徙之患。其利八。府兵之中。有番上宿衛者。則天下之兵。皆天子之兵也。故天子無需乎禁兵。而長上者不過百騎。其利九。防邊屯戍。不過以備府兵之不及而已。故亦不專恃邊兵。而屯戍不過軍鎮守捉。安得有尾大不掉之患。其利十。自府兵壞而方鎮盛。元宗之西幸。德代之播遷。所藉以興復者。皆方鎮力也。能禁方鎮之不強盛而逆命乎。方鎮既盛。而天子之所恃以自衛者。已無兵矣。能不增置禁軍。而建立羽林龍武神策神武之紛紛乎。是府兵既廢之後。方鎮禁軍二者。皆有不得不盛之勢。而其為害也亦最大。方鎮之盛也。甲兵險要財賦人民。皆捐以委之。而悍帥得挾兵權以劫天子。禁軍之

盛也。藏無民。蓋逋逃。無勝兵。而存空籍。又諸軍皆以宦官主之。而中人得挾兵權以制天子。傳宗以後。方鎮與宦官相仇讐。天子袒中人。則召外釁。袒藩鎮。則啟內釁。于是禍亂之起。皆天子當之。推其原。則皆廢府兵之故也。說者謂一壞于張說之立彍騎。再壞于魚朝恩之專神策。此非探本之論也。府兵之法則誠善矣。而法必須人以守之。訓練無法。簡閱不精。則府兵弊。弊故不得不改。蓋府兵耕戰之兵也。彍騎召募之兵也。耕戰之兵廢。則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壞。蓋壞于天寶之怠荒。非彍騎之過也。

宋軍制論

宋軍制能革唐方鎮之弊。而不能復唐府衛之制。禁軍廂軍鄉兵蕃兵。一皆出於召募。其立法之謬。蓋沿唐人中葉之秕政。而又有甚焉者也。何則唐內有禁軍。外委方鎮。當其勢足以相制。則猶可並收其利。至宋乃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又立為更戍分遣禁旅。戍守邊城。往來交錯。旁午道路。于是無事而坐糜廩食。有事而莫與分憂。天下之大。皆天子自為戰守也。但有唐之弊。而并無唐之利矣。約而論之。亦有三變。其始當太祖太宗之世。法制尚明。威令猶肅。亦足為治。久之弊生。兵皆不可用。一變而為韓魏公之刺義勇。再變而為王介甫之保甲。三變而為童貫之增額矣。遞變而遞衰。皆因立法原未盡善。故自漢以來。戰功之無足稱。國勢之弱。未有如宋者也。

氏歐陽氏司馬氏及馬貴與所論召募之害與廩給之患可謂深切著明矣後人可不鑒哉

周易孔義序

前輩沈敬亭先生刻周易孔義集說成郵以示蕙田且曰吾兩人於是書有同懷盍為余弁一言蕙田憶雍正壬癸間在金陵志館得見先生知先生邃於易因出所輯彖義日箋相質先生深以為然後蕙田登第由翰林貳秩宗方從事五禮而先生以方伯入為光祿卿益治易不輟每一過從見先生書帙縱橫手鈔口講皆易也又取蕙田日箋稿繕置案頭多所採擇功益勤而心益歉然今先生歸田又五年而孔義集說之刻始就回視壬子初見先生論易時已二十有餘年矣先生之言曰學易者不能舍卦爻辭以求易即不能舍孔傳以解辭引高忠憲即註即經非夫子而烏知易為何語之說以為至論吁學易之道於斯盡矣夫易於他經為難讀羲畫無言文周孔有言而不盡言諸儒千百家家自為言故難讀也然他經聖經而賢傳易則聖經而聖傳以經解畫以傳解經合則是而離則非固不難讀也羲畫有象至孔子而顯文周有辭至孔子而明乾馬坤牛遠取近取之象失得憂虞為吉凶悔吝之象而凡後人之為飛伏為世應為納甲為卦氣為卦變非孔子之義即非伏羲之象矣

危乎易傾括之懼以終始之一會而凡後人流於元雜於禪牽以理學附以史學非孔子之義即非文周之辭矣先儒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周之說此亦言讀書之法宜先就本文消息耳於文見其賾必於義會其通不然六經之道同歸而四聖之易乃離之而不合可乎哉楊子雲稱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夫易說紛拏奚止一閧之市以孔子為師庶乎有以立之平而後之學易者可於是乎取則矣是為序

尊聞錄序

蔡新

尊聞錄者。東安曾君受一之所纂輯也。曾君自少讀書。慨然有求道之志。乃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迨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手自抄錄。又病史記世家列傳既失之疏。蘇氏古史。亦未窺堂室。于是約語孟之旨。參之家語經傳所載。衷以己意。正其紕繆。補其闕略。整其序次。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真之防。使道教之昭垂。粹然一出于正。稿既成。屬新序之。新讀之而慨然曰。此非一人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夫道原於天。具於性。而非賴聖人之教則不明。故有孔子之教。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彰。有周程張朱之學。而顏曾思孟之傳益著。漢隋唐窮經立言之儒。衍鄒魯之端緒也。元明以下討論講習之儒。承洛閩之餘統也。上下數千餘年。非有師儒之傳受。後世曷賴焉。顧嘗思之。古之學者。聞道難。而造道爲易。今之學者。聞道若甚易。而求其幾于道者。百不得一。此其故何也。古之學者。掇拾于煨燼蠹蝕之餘。六經之旨。未能大明。百家雜出。莫知統一。是必有精苦之思。沈毅之力。遠觀天地萬物之所以著。近求身心性命之所以通。窮年矻矻。若將終身。故曰難也。及其一旦豁然有會。則如貧兒之獲重寶。盲于目者之忽覩青天。而見日月也。相與安而樂之。不忍舍去。故造道爲

易然猶隨其心力之所至而純駁偏全淺深高下不能一致豈若今之學者生濂洛關閩之後聖學大明凡孔孟之微言奧義諸儒箋註之是非離合歷歷若辨淄澠而析毫末佔畢小生不待終年之功襲其餘論侈口而談自以為與聞至道據其說之是雖聖賢復生莫之能易而究其隱微深錮之病有相背而馳日陷於禽獸而不知省者嗚呼以昔之大儒經生竭畢生心力以求之而尚不能脗合者僅以供耳食之見道聽塗說終其身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尚得謂之聞道乎此曾君尊聞之所由錄也曾君尊宗聖之真傳述先子之明訓輯為此書坐臥寢食十有餘年既用自淑又思以廣之同志功亦勤矣後之學者誠有志于斯道必毋牽于習俗毋惑于歧趨去其詞章功利之習遏其好高欲速之心然後日取所聞于古如孔門博約求仁之方孟氏知言集義之要周程主靜主一之旨朱子立志居敬窮理踐行之訓一一體之於身凜凜乎若師保之糾繩於几席丹鉛之下也若神明之鑑觀於暗室屋漏之中也若國家之科條律令森然昭布於君親民物之地也俛焉日有孜孜敬義夾持明誠並進不至於復性而達天不止必如是而後為能尊必能尊而後為不負所聞新幼讀聖賢之書爰緝儒先緒論頗知自奮識所依歸而省克功疏頻復致厲日月侵尋老已及之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寒暴相仍古今同慨此所以欲序

曾君茲錄。而赧然汗下也。雖然。程子有云。不學便老而衰。家錯燭之末光。希桑榆之暮景。亦安在其可以自恕耶。願與有志者共勉之。

重修漳浦懷德書院碑記

漳浦北關內有懷德書院者。自順治之十有三年。祀故昭武將軍提督楊公者也。當是時。鄭逆披猖。海氛方熾。公來鎮茲土。修城郭。禦寇亂。綏眾靖民。厥功甚鉅。士民感公之德。遂構祠而肖公像以祀之。始名楊公祠。後公提師入漳。行部過浦。士民喜公之再臨也。又重新之。更今名。百年於茲矣。歷時既久。漸就傾頹。今年春。邑侯徐君尚忠。謀葺治之。民樂趨事。不逾時而廟貌煥然。適余請急歸省。而丐余誌之。余惟公之勳績在 國史。德澤洽民心。固無俟於余文。而余文亦豈足以重公者。雖然。吾浦人甘棠之遺愛也。其何敢辭。公諱捷。字元凱。先世隸籍維揚。遠祖於勝國時仕遼。因家焉。遂世為義州人。其祖父伯叔。皆以門閥技勇起家。一時家聲藉甚。公年十六。即能挽強命中。結納英豪。不事家人產。維時內外交訌。制院洪文襄公。循地望。擢為偏裨。

我

世祖皇帝入關。翦逆定鼎。以材勇異等。除授山西撫標中軍遊擊。繼任宣大副將。援剿兩廣。遂擢九江總戎。恢復江西郡縣。會師廣東。恢復潮城。隨征福建江南。提督山

東凡歷數省皆有剿禦寇賊底定邊疆之功是公之勞績半天下非特一邑一郡之為烈也而我浦人顧獨有私於公者則何以故蓋公兩次入漳在前甲午之冬以左都督充福建右路總兵官仗鉞以前戰無不克遂底漳浦海逆雖皆奔竄而郡邑名城率多折毀無險可恃狂狡不難乘機豕突公至即相舊址計工程課徵楨幹具版築而月之閒垣墉雉堞言言屹屹為他邑先浦人賴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是公之大有造于浦也粵康熙戊午海逆復熾據廈為巢繼掠漳泉屬邑所至不守斯時也浦民望公若望歲焉日夜以幾公復奉 命督師入閩時制院姚公在漳羽書接踵請援公相緩急機宜以為非先安泉而即援漳將有腹背受敵之虞故既復惠安解泉圍而後疾驅至漳與姚公商破敵策是冬即會兵克復江東橋萬松關己未春賊踞險立巢以防我公絕其掠食要道勢窮益猖獗公帥師逆擊之遂潰又遣將焚毀其舟生擒偽將賊勢益蹙庚申二月賊分據扼要立十九寨以拒我師復聯絡重地以壯聲援公用計出奇破其所恃令首尾牽制難以四應乃會師攻復海澄賊遂大窘隨乘勝飛咨督撫鎮將訂期三路進攻廈門擊破賊艘敵淹死無算數十年逋寇逆窟一朝頓清是公之大有造於漳即更有造於浦者也此浦人之所以沒世不忘也閩逆既平

天子以公年老有疾仍調還提督江南以便調攝公在江南前後十五年尤多異績不具詳公少際亂離書知姓名未能竟讀而用兵暗合孫吳生平馭兵威而有惠於民瘵尤加體恤所以士樂用命而所至謳思自公去後 國家承平無事文教誕敷公子孫繼繼承承敭歷中外而皆以文事世其家今年夏公曾孫景素適來觀察是邦因巡屬邑至浦瞻拜祠下徘徊久之喜浦人之不忘舊勳而能念公之德于不衰也浦民亦焚香載道樂公之有後將世修其德而重有造于吾浦也是又觀察君與我民維繫無窮之心也夫因并記之

福建臺灣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始余識武定李君於比部見其人精明沈毅治事周詳心竊異之其後歷官吾閩政聲尤著沒既數年其子宗蕃以行狀來請予銘予於君為部民歌愷悌志去思鄉父老事也況余之識君尤久者乎是不可辭按狀君諱某字仲堅號允堂先世自棗強遷武定數傳而至君之曾祖文襄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平逆藩建偉績事載 國史官至 文華殿大學士生君之祖義圃公諱宜麟任陝西驛鹽道父濬洲公諱壽瀚任甘肅鞏昌府西固同知累世皆膺 誥封如例君兄弟五人於行為仲少穎悟絕人授書輒解大義隨父濬洲公歷官楚秦自七齡至弱冠成僕僕道途間然嗜學

若渴。日炙雨淖中。猶雒誦不輟。乾隆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以登明通榜。授臨朐教諭。二十二年。成進士。分試刑曹。掌提牢事。期滿補湖廣司主事。遷福建司員外郎。旋擢本司郎中。充律例纂修官。二十九年。以母憂去任。服闋補安徽司郎中。三十三年。出知福建興化府。閱三月。調知漳州府。守漳四年。護汀漳龍道者數月。調知臺灣府。任二年。以疾卒於官。君生有幹濟才。而含聰飲耀。簡重無浮言。十四歲隨濬洲公通判蘭州。即以署務委付。濬洲公終於西固同知任。君哀毀幾至滅性。而經營公私秩然就理。固民咸感歎。以為神君有子。初任教諭。即以振興學校為事。其在刑部先後凡十年。大小之獄。無不推見至隱。稱情比罪。務昭平允。嘗三迎母杜太恭人至京。匝月即歸。戒之曰。雋不疑何人哉。吾不敢比不疑母。然汝能勉效古人。吾青蔬白飯。心自可安。不必迎養為也。以是日益振勵。遇事無一毫輕率心。時有以夫妻細事構訟者。獄已具矣。君獨心疑其人。欲再鞫之。同官皆不謂然。後竟詰得其謀殺前夫事。眾方歎服。其掌提牢歷四司。每遇秋審。堂官必委總其事。京察俱列一等。由是得邀主知。嘉其能事。以為有發奸摘伏才。而君不矜不恃。終不欲以刑名自侈。及其出知興化。僅三月。上官以各縣疑獄委理。彌月即結百餘案。漳州守缺。上命於通省知府內。遴君調補。益重其任也。漳地處海口。君首以編審為務。奸匪不

得逞其跡。漳浦逆民李忠閔等。造偽劄糾衆不法。君及其未發也。擒抵罪。平和逆民王添送等。聚衆積鼎山。亦先幾捕獲。三十六年。郡大水。深者數丈。漂民廬舍無算。民之避于城于山者。嗷嗷仰號。君為別異男女。招城中戶。備饑糧。駕舟親往哺之。存活數萬人。往來泥淖中。率丁役護民舍。閱兩旬始定。調臺灣。漳父老子弟遮道攀送。擁肩輿不能進者彌日。嗚呼。即漳民之歸向。而公之治行可知已。其守臺灣。以番民雜處。裸體跣足者。性獷猂不靜。為別族類。禁擾奪。敬刊 聖諭廣訓於各村里。躬行宣講。期月閒。隱隱向化。沿山生番雜處。不時出沒。顛越人民之無籍者。亦乘閒剽掠。君為立望樓一千四百餘。南自達谷山。北至大小雞籠。皆設柝。置戍夫丁壯。循環更代。復示以守望巡警法。犂然皆有程度。甫閱月。即有盜劫于途。如法緝之。獲首從置于理。自是群狩屏跡。俗尚結社祀神。晝散處。夜編竹為炬。千餘人聚而喧。往往滋事。君嚴禁之。終其任無敢蹈故轍。又鹽法壅滯。課日絀。商民交病。君招商會覈。不限以額數。多寡從其便。境中遂無行鹽累。其他理事。一如治漳。而臺灣視漳尤劇。君一手改判。漏下三十刻始就寢。初以癸巳年染時疫。元氣未復。至此則體益弱。病遂不起。而臺民之思君。固無異於漳民也。君先後兩遇 覃恩。誥授朝議大夫。生於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年五十。原娶徐恭人。生女一。

繼娶呂恭人。生子六。今存四。宗藩宗衍宗穀宗惠。于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宗藩等奉呂恭人命。啓徐恭人櫬。奉君柩合葬於城東王官莊之新阡。銘曰。

我我文襄。庸勳在閩。明德之後。世有達人。曾孫繼武。克敬克承。入理祥刑。出爲太守。太守之來。閩人翹首。蘇枯剔蠹。碑在人口。北溪湯湯。東甯泱泱。誰徵遺愛。雒臺與漳。余漳人也。銘君兹石。永固汝藏。曰惟南國之宗。

劉先主不取荊州論

趙青藜

荊州四達之區。用武之國。論者謂先帝宜早取以圖中原。不宜展轉坐失。濱於危殆。厥後魯肅索地。呂蒙襲城。俱借為口實。嗚呼。此特計其理或然耳。余嘗為之推其時勢。有不可以遽取者。方帝寄居新野。其不為操所翦。亦僅矣。魏書稱表病篤。託國。且云卿便攝荊州。松之已斷為不然之言。就令果然。而表多內嬖。私其幼子。出以荊州讓者。入焉而心變矣。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不可以一時虛言。遽入而據之。先帝固宜以辭也。設表當日。號於國中。置先帝臣民之上。猶必推之三。授之三。至辭之無可辭。而後受之。不然。其何由而受之。且恩澤未施。衆心未附。窮而歸人。不適時而入其宮。踐其位。不愈以滋奸雄之口。而肆其悍焉攘臂之爭哉。先帝謂表曰。久未騎射。髀裏肉生。是先帝亦心切而姑以窺表也。表聞之不悅。則表之言攝。未可謂信也。其嬖臣蒯越蔡瑁輩。即欲因會取帝。則衆心信未附也。然則表存時。其不可以取荊州也明甚。表卒。蔡瑁為奸。立其妹之子琮。未幾。悉以荊州降操。夫新野之兵。不過數千。即欲於立琮之日。興問罪之師。瑁不能戰。豈不能守。且瑁素通操者。不難出一介使以達其請。而堅城之下。敵兵四至。進無所乘。退無所歸。不數月而為俘虜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韓子曰。其得水。上下於天不難。其不得水。

猾獺笑之者八九。先帝之謂也。至若權之索地襲城。則又有說。蓋權之勢足以取荊州。雖棲自劉表何益。苟先帝之勢足以守荊州。即借自權何害。此固存乎權與先帝一時之强弱。而非關荊州之取與不取也。夫荊州不得於劉表未死之前。而得於孫權已取之後。不失於益州未定綿竹阻險之日。而失於漢中大捷威震襄陽之時。時為之也。勢為之也。時與勢抑又有天焉。未可遽議其不取也。嗟乎。如使先帝當日。大敗吳人。反荊州為故物。豈非事所甚快。而竟不能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魯肅論

獻帝時人盡忘漢。各擇其勢力之所集。以附而自利。漢賊不兩立。獨武侯見之真耳。荀彧號王佐才。甘心事操。誠不足道。周瑜吳臣中傑出者。嘗欲散先帝侍從。謂權曰。趙雲輩使如瑜者將之。無論諸公不為瑜下。而昧於順逆。暗於事勢。是何言也。賴子敬卓識。力主助劉。遂成鼎立。漢祚之得延於西川片壤者。垂四十餘年。語曰。君擇臣。臣亦擇君。出處之際。未易可言。時當擾攘。其大者莫若辨正閏。草廬高卧。三顧乃許。尚已。子敬既不下同文若。失身於賊。而身寄吳庭。心向漢室。合力以拒操。純臣之見無禮於其君者。苟可得衛。無不盡心焉。即使運數終乖。及子敬之身。而魏且滅吳吞蜀。君子猶將伸大義以深予之。瑜之言誠何言也。夫一人之力。始發則銳。屢試則疲。

衆人之力。合出則强。分用則弱。大較然矣。恃區區東南之兵力。進而與操爭鋒。以策英武。猶未可知。非常之業。豈可必之。循分守成之主哉。策之命權。豈不甚晰。不得蜀漢以分操力。勢必跋前疐後。顧左失右。其不至折而入於操者幾希。是故由前而論瑜之析義。既不如子敬之精。由後而論。子敬之審勢。亦復遠勝瑜之諳練。子敬者眞王佐才也。跡其生平。若僅類厚重者所爲。不知斂才華於道氣。惟厚能載。惟重能久。幾與武侯之謹慎等。瑜正以英鷙。遜不如耳。令爲吳主者。守子敬之正。斥呂蒙之詐。與蜀終始協力齊心。操可計日滅也。且操當危急。遣使至吳。以間蜀交。敵之利。己之害也。卒乃稱臣於丕。貽羞千古。子敬而在。當必有以阻之。猇亭之役。武侯其念子敬而神傷矣。是可悲也夫。

費褘論

蜀漢之亡。亡於費褘。黃皓爲足責哉。皓不過小有巧慧。便給善伺人主意旨。非有大奸大慝。若莽操。并非有深根固黨。若東漢十常侍之難卒除也。然允之世。皓位止黃門丞。則皓非不可制。亦明矣。允卒。驟擢爲中常侍。其時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者。非褘乎。以陳祗代允爲侍中者。非褘乎。傳稱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皓固不遽預政也。褘以祗爲賢。越次用之。皓乃得張其羽翼。以肆行其志。而帝之追怨允者日深。是允

能以嚴憚制帝欲於將薨而禕徒以才幹事主豈大臣之本計哉故來敏嘗稱之矣孫權嘗器之矣允父和嘗決之而允亦自歎為才之不及相遠也嗟乎此禕之所以貽蜀於亡而卒以自隕其身乎延熹十六年書曰盜殺大將軍費禕具官益深譏之譏其防衛不密也抑其誨盜實甚當吳人辨難蜂至何遽不能鎮之以靜折之以片言而顧爭不屈於樂人之口然猶曰國命攸關不得不爾至其先上鹿車意氣自豪是傳所譏舉趾高而心不固者也彼羽檄交馳與客對戲無倦色又其甚焉者矣鉏麑之刺盾也見其秉燭整朝衣冠而坐乃觸槐死盜亦有人心哉故大臣之立朝也必內正其身有不苟之言笑而後上格其君旁孚其寮案以下制夫宵小申屠嘉召責鄧通通叩首涕泣謝罪漢武帝倨待大將軍而汲黯不冠則不敢見蓋其素所積漸然也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而其兢兢於宮中府中者尤至禕不知以謹慎持其躬因不知以嚴憚事其主其視黃皓直易與也而抑知盜之視之亦易與乎身殞而蜀以覆滅其詎貽伊戚也與或曰蜀亡距禕歿凡十年何不責黜武之維而專責禕即維嘗並禕錄尚書事矣獨不宜於制皓乎然維錄尚書在皓預政之後皓之預政適當禕秉國之時火之燎原也必於始然撲之水決其防從而壅焉必無及矣枝附葉連蔓草其猶難圖哉且維非禕匹也從魏新至未厭人心禕少長

於蜀。左右於帝者久。與允俱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允能制皓而禕不能。禕亦何辭之有。若夫義闕討賊。非同黷武。即小有損譽。則手足差跌之疾耳。吾未見腹心無恙。而遽絕其命者也。允之嚴憚。利在腹心。而禕之輕肆。中於膏肓。患固有伏於數十年之前者。以患之既兆。而從而責蠱蔽君心之黃皓。嗚呼。責黃皓。愈不能爲禕也恕矣。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序

徐大椿

百物與人殊體而人藉以養生卻病者何也蓋天地亦物耳惟其形體至大則不能無生其生人也得其純其生動物也得其雜其生植物也得其偏顧人之所謂純者其初生之理然耳及其感風寒暑溼之邪喜怒憂思之擾而純者遂漓漓則氣傷氣傷則形敗而物之雜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補之救之聖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蓋氣不能違理形不能違氣視色別味察聲辨臭權輕重度長短審形之事也測時令詳嗜好分盛衰別土宜求氣之術也形氣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草製湯劑以治人有餘瀉之不足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從者反治逆者正治或以類從或以畏忌各矯其弊以復于平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夫天地生之聖人保之造化之能聖人半之天地不能專也漢末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間自唐以後知千金方外臺秘要之屬執藥治病氣性雖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余竊悲焉欲詳爲闡述其如耳目所及無多古今名實互異地土殊產氣味不同更有殊能異性義在隱微一時難以推測若必盡解全經不免昧心誣聖是以但擇耳目所習見不疑而理有可測者共得百種爲之探本溯

原發其所以然之義。使古聖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見。而其他則闕焉。後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雖荒陋可嗤。而敬慎足式也。

陰符經序

陰符。贊易之書也。其末章所云奇器。指八卦甲子言。則此書之秘。不外乎八卦甲子。前後所論。皆所以剖明之也。易之為書。雖經四聖闡發。而其作用之秘妙。未之及也。陰符則指而名之曰五賊。曰殺機。曰三要。曰三盜。曰機在于目。曰禽之制在氣。果能知此數端。真可以宇宙在手。萬化在心。而能執天之行矣。此乃天地之秘。聖人所不輕言者。而陰符發之。然易之為書。廣大悉備。隨人所見而無不具足。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作陰符者所見之易如此。而易之全體。又未必盡在乎此。陰符所見之易。又必善讀陰符者。方可得其益。不善讀則以為易之道盡在陰符。又復誤解陰符之義。竟視為奇衺險譎之書。而易之道遂亡。故中篇有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即為不善讀陰符者之戒也。然則讀陰符者。能不視為奇衺險譎之書。而以為發明易理之書。通其微妙。并能推廣其義。以窮全易之理。則陰符明而易道亦明矣。故曰陰符為贊易之書也。至其書之所由來。或以為本於黃帝。或以為出自戰國。或以為唐李筌所偽托。皆不可得而知。其博奧精深。非得黃老之精髓

者不能撰。師其意者。養生保命。治國養兵。無所不通。必指爲何人所作。皆臆說也。